

## 白 鹤 图

传下来，坐经台。忠孝卷，带雪开。——圣谕

上有法令传下来，小学生遵令坐经台。

提起当年一部忠孝落难卷，犹如腊月里梅花带雪开。

山外青山楼外楼，世上有多少欢乐多少愁。

多少高楼上饮美酒，多少流落在外头。

今日也不知明日事，人生在世枉着闲气一场空。

忠孝宝卷初卷开，拜请文武落难星宿降临来。

两旁善人同和佛，能消八难免三灾。

宝卷初卷开，诸佛降临来。

树从根上长，花从叶内开。

山在西，水在东，三山六水处处通。

水流长江归大海，人生何处不相逢。

朝走西，夜走东，人生好比采花蜂。

采了百花酿成蜜，辛苦到老一场空。

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，人生百岁，能有几个。

田地万顷，种不了许多，堆金积玉，难逃地府阎罗。

空手来了空手走，不如及早念弥陀。

善比青松恶比花，看看青松不如花。

有朝一日寒霜降，只见青松不见花。

万恶淫为首，百善孝为先。

行善胜念千声佛，作恶枉烧万炷香。

收留闲文归经典，开宣宝卷劝善人。

话说忠孝节义落难宝卷，一部劝善，小学生开读，先还朝代帝主，后还贤人出世根由。

总要先还哪朝天子登皇位，后还哪省州府出贤人。

经典盖板，上写“昔日”二字，昔者远也，日是今日。远年经典，学生今朝来讲，远朝近还，要还朝代，确然不难。

昔年明朝永乐皇登位，一统山河总太平。

大明永乐皇帝，可算有道明君，手下三百文官、二百武将、六部大臣、九卿四相，文有忠

良，武有能将，文官执笔安社稷，武将拖刀治乾坤。

这叫皇皇多有道，端坐在龙廷。

八方多清静，处处罢刀兵。

国正天星顺，官清民乐安。

妻贤夫过少，子孝父心宽。

皇圣天子最为英明，五更鼓打端坐在龙廷；

家家安乐户户康宁，父慈子孝兄爱弟敬，

万民齐喝彩，齐贺有道君。

皇皇有道，小学生才疏学浅讲不尽，山清水秀出贤人。贤人出在其则不远，就出在我们大邦中原。

江苏省镇江府丹徒县北门落乡五里之遥太平村。一人姓王，名叫玉安，同缘尹氏为婚。

提到他家夫妻人两个，丹徒县里盖顶有钱人。

家里陆地赛颗印，前后房子几十进，府门外间开口狮子竖头匾，黄旗飘飘好威风。这种豪富干种摆设，王玉安朝纲有多大官职？

大人朝纲官不小，吏部天官受皇恩。

尹氏太太福气好，皇封诰命正夫人。

众位，王玉安做到吏部天官，究竟清正官还是糊涂官？老人上重君王，下爱百姓，老者不打，少者不杖，帮王定国，操心劳碌，清如水，明如镜。

当今皇皇天子多见爱，当作他擎天柱一根。

既是忠臣，朝纲里果有多少好朋友？功臣好友，果然不少。西台御史尹上卿，交老人姊舅道理，皇叔朱世英交王玉安交情深厚，还有三关总兵甘宏交王玉安情同管鲍，义如关张。

大人朝纲把官做，满朝忠臣总是亲。

定国忠臣不绝后，生到二子后代根。

王玉安交尹氏夫人，终年积德，生到二位公子。大公子，天空安国星宿临凡，取名叫王志强；二公子，东斗文曲星宿下界，取名叫王志良。志强、志良两位公子都是天星临凡，小书房读书点总不难。先生教上句，就会下句，教到哪里会到哪里，而且大公子王志强不但学文舍得吃苦，带了练武，提到文章文章满，提到武艺武高强。不讲忠臣出了世，再讲朝纲出奸臣。

一朝天子一朝臣，朝朝总有贼奸臣。

在大明永乐年间，出到一个大奸党，这奸党叫什么名字？一人姓史，名叫史泊。史泊有多大官职？御史先生，又是当朝宰相，皇帝格先生。史先生，当朝宰相，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，无恶不作，大奸大恶，卖官鬻爵，坑害忠良，而且私通边邦外国。私通哪些边邦外国？私通南番交趾国、红毛国、东辽国、西辽国、渤海国、吕宋国、日本国。

老奸党名义上朝纲把官做，骨子里起了谋王篡位心。

格么老贼可有同党？狐群狗党不少，他有个兄弟叫史魁，官封九门提督，掌握兵权；还有妹丈，叫葛同，官封云南都督大元帅；还有外甥葛云飞，文武全才，武艺高强。一班奸党，

三番九次定毒计，要夺大明锦乾坤。

那一天，老奸党史泊就想：我要想勾通边邦外国，兴兵造反，谋王篡位，怕就怕三关总

兵甘宏，他二膀有千斤之力，万夫不当之勇，手下兵马十万。我要带兵造反，他要带兵救驾，我造反就造不成，最好要拿甘宏来害死，我好做谋王篡位人。吩咐安童，将文房四宝取来。安童拿纸、笔、砚台、黑墨端得来。老贼史泊磨磨大阁香，羊毫掭掭尖，

思量思量就动笔，害人本章就完篇。

一到第二天天明已亮，凤阁龙廷九重霄。老奸党带本人午朝，老贼史泊二十四拜俯伏金阶，口称万岁：“微臣有本。”将害人本章呈上龙书案，永乐皇帝龙目观看，本章上写：三关总兵甘宏久有谋王篡位之心，在三关拉拢人心，结党营私，暗中勾通边邦外国，招兵买马，积草屯粮，等他兵肥粮草足，领兵犯上午朝门，你铁打的龙廷坐不成。永乐皇帝一时糊涂，信以为真。

本章上上下下看完成，掇开龙心火一盆。

万岁天子大发雷霆，拍动震山河，对三关遥指一指：“呸，你大胆的甘宏，你胆倒不小，竟敢要谋王篡位，孤家岂能容你。”吩咐九门提督史魁听旨。史魁撩袍跪倒，执笏当胸，口称万岁：“臣在。”万岁说：“史爱卿，孤家命你带三千御林兵，圣旨一道，尚方宝剑一口，速到三关将甘家满门抄斩，不得有误，钦此。”史魁老贼口称：“万岁，臣领旨谢恩。”辞皇别驾，到校场之上发鼓三通，放炮三声。

点起三千御林兵，兵马队队出皇城。

兵马队队动身走，躁坏一位老人。

躁坏了哪一位老人？躁坏了吏部天官王玉安，因为王玉安交甘宏结拜过弟兄，所以老人回转朝房悲泪啼哭。安童王兴就问：“大人，为何悲泪啼哭。”老人叫声：“安童，不得了啦，总说祸事有天大，只比天高矮二分。只因奸党史泊金殿奏一本，三千兵马要抄斩我甘兄弟一满门，我干咱要想到边关送一个信，缺少传书送信人。”安童说：“大人，小人跟随你多年，你还不相信我？小人代你送信可好？”老人说：“安童，好倒好格，就是来不及了，三千兵马走了半天，你如何追得上？”安童说：“大人放心，保证追得上，他三千兵马，人多只好走大路，小人我一人好走小路。大路和小路好有一比，大路好比弓背，小路好比弓弦，弓弦与弓背，道路推板双倍，我走小路对前抄，我比他三千兵马跑了哨。大人，

你拿书信交把我，我做传书送信人。”

老人一听，果然相信。安童讲得在理，老夫一面依你，跟手拿书信写好，交把安童。安童拿书信对怀府里一塞，拜别老人，马房挑选银鬃宝马一匹。安童擐上银鬃马，打马加鞭早动身，抄小路昼夜行程。

经中言语省一省，赶到三关一座城。

安童来到帅堂之上，见到甘宏老将军，安童双膝对下跪：“老将军，大事不好，祸比天高。叫声老将军，不得了了呱，只因奸党史泊金殿奏一本，三千兵马要抄斩你一满门，如果老将军不相信，一封书信你看分明。”随手走怀府里拿书信掏出来，交与甘宏老将军，老将军将来信拆开，

上上下下看完成，气到死去又还魂。

只气得老将军虎目圆睁，钢牙紧咬：“呀呀，气死我了，史泊，你个瘟贼，胆倒不小，竟敢坑害于我，以我甘宏的性子，我要点起三关十万兵马，反上京都帝皇城，捉住你老贼人一个，问问你奸党格该应？剥你皮来抽你筋。”但是甘宏老将军转而一想：呀，我如果带兵造反，要拿我忠良名声坏啦得，这叫君要臣死，臣不得不死，父要子亡，子哪能不亡。罢也罢了，我不如学宋朝岳飞岳元帅，修修我的忠臣好名声。老将军将怒气暂且忍耐，回转暖阁高楼，拿这事情告诉夫人。夫人说：“将军你是三关总兵，妾身皇封诰命夫人，我们夫妻吃皇上禄，理应为皇尽忠，我们后代不曾犯法，叫我们女儿逃走可好。”

众位，书中暗表，甘宏老将军交甘夫人，多男多女不曾生，生到一个独生女儿，名叫甘赛花，骊山老母的小门生。甘赛花小姐年方二九十八岁，只生得花容玉貌，白天书房把书念，晚上绣楼绣花名，也带了练武功。提到文章文章满，提到武艺武高强，还有百般仙法紧随身。再讲老太太吩咐梅香：“拿甘赛花唤到暖阁高楼。”小姐走到前间忙行礼，父亲母亲口内称，“父亲母亲呼唤女儿有何吩咐？”老夫人未曾开口，眼泪千双下，“我心肝女儿，不得了不得了，只因奸党史泊金殿奏一本，三千兵马要抄斩我一满门。

女儿你赶紧逃了走，做一个逃灾躲难人。”

甘赛花说：“母亲，女儿逃走，你呢？”老太太说：“女儿，为母要为皇尽忠。”甘赛花说：“母亲，要走我们一道走，要死我们死在一块，要叫我女儿一个人逃走，这是万万不能。”老太太说：“呸，女儿，你不听为母之言，你忤逆不孝。心肝女儿，你海角苍天去逃生，将来有个升腾日，血海冤仇慢慢伸。心肝小姐，

你现在赶紧逃了走，一笔勾销莫谈论。

你要是不肯逃了走，为母要撞死高楼丧残生。”

老夫人要拿头对墙上撞，甘赛花吓坏了格，一把捧住母亲：“万万不能，女儿遵命罢了。”甘赛花要走了，母女骨肉连心，难舍难分。甘赛花双膝跪下来，对父母双亲磕了三个响头，叫声：“我格父母双亲，

你们受女儿拜三拜，报报我父母养育恩。”

父女母女洒泪而别，好有一比，天空掉下一口无情剑，斩断了父女母女骨肉亲。甘赛花小姐含悲忍泪，拜别父母，回转绣楼，戎装结束，坐上一匹胭脂桃花马，梨花枪一根紧随身，逃出山关，打马加鞭。

经中言语省一省，天嵩高山面前呈。

简单说说，甘赛花逃到天嵩山，来高山做了公平女大王，树起除暴安良，替天行道大旗，招兵买马，积草屯粮。众位，甘赛花来天嵩山做女大王，此乃后话，后话前讲，按下不表。

再讲甘宏老将军，拿安童梅香唤到高厅：“安童梅香，大事不好了，可怜我家被奸党陷害，马上要被满门抄斩了，老夫不连累你们，我家东库房有金子，西库房有银子，安童梅香啊，你们多拿金少拿银，你向东来他向西，改名换姓做生意。”安童梅香说：“老将军，我们小人逃走，你呢？”老将军说：“安童梅香，老夫要为皇尽忠。”安童梅香说：“老将军，哪里我们小人的命比你老将军格命还值钱点呢？你要为皇尽忠，我们小人大家总不要命。叫声老将军：

我们在世是主仆人几个，到阴司地府也要服侍你们老人。”

甘宏老将军深受感动，“安童梅香，真正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，难得你们一片的忠心，老夫成全你们。”吩咐安童，弄一个大缸，抬了对高堂上一顿，缸里弄酒和毒药一和，老夫人开口：“安童梅香，既然你们不怕死，个人弄一口药酒。”安童梅香真正忠心，轮流各人喝得一口药酒。

药性发作了不得，七窍流血丧残生。

老夫妻两个一望，呀，一个一个都死在高厅，老夫妻两个发躁，金戒指从手指头抹下来对嘴里一撂，可怜啊：

老夫妻两个吞了金戒指，含冤负屈见阎君。

再讲奸党史魁三千兵马到了山关，一望，呀，一个一个都死在高厅。传下将令，死后过刀，拿人头杀下来，用木头盒子置起来，要带上皇城回复圣旨，将身段背背堆，甘家高厅开一个坑，将没头尸首对下掷，高厅造起肉丘坟，坟上栽起芭蕉树，巴巴结结不翻身，大门上

间上起一把双簧锁，封条贴得紧腾腾。可怜啊：

一代忠良被满门抄斩身丧命，哭坏了多多少少人。

再讲奸党史魁留下副将镇守山关，拿人头带上皇城，金殿上启奏万岁：“甘家被满门抄斩，不知何人走漏风声，逃拉一个甘赛花小姐。”万岁一听，那还了得，斩草不除根，来年要逢春，吩咐画字官拿甘赛花的面貌画起来。

面貌张挂十三省，要捉拿小姐女千金。

不讲皇上张挂面貌册，单讲吏部天官王玉安。那一天端坐朝房，拿起来一想：呀，现在朝纲奸党当道，把持朝政，我干兄弟甘宏老将军，战功不少了，被老贼史泊金殿一本，就满门抄斩丧残生。呀，假如我有个把柄落到老奸党的手，连到我的性命也没有。真正叫伴君如同伴虎，罢也罢了了格。

我不如告老回家转，陪伴我贤妻正夫人。”

老大人主意已定，当夜将告老本章写好，一到第二天天明已亮，老大人二十四拜俯伏金阶，口称万岁：“微臣有本。”将告老本章呈上龙书案，万岁天子本章上上下下看完成，心腹中忧愁二三分。圣天子皇开金口，帝露银牙，口称：“老爱卿，老贵公，

孤家江山千斤重，爱卿单挑八百斤。

你今告老回家转，孤家万里江山靠何人。

王玉安老大人一听，不好，万岁本意是不准本。老人发躁，对金殿上一伏，放声痛哭，“万岁唷，微臣已经年龄高大了，

两耳听不见朝房鼓，眼昏不能拜明君。

伏望万岁准臣本，赦放微臣转家门。

等我也好有个家乡份，好会到我知心霍意人。”

呀，当今皇帝心被他哭软了格，皇上就想哇：不过年纪大格人，如同风中残烛，今朝穿了鞋儿袜，不晓明朝着不着，万一老爱卿来皇城有三长两短，没得家乡份，孤家反而对不起他。“好了，老爱卿不必悲泪，孤家一面准本罢了。你来我朝纲做官，没得功劳也有苦劳，孤家送你养老银子一千两，爱卿带了转家门。”老人启奏万岁：“免费龙心，微臣万贯家财，穿不完吃不完，我不需要你的养老银子。”万岁一听，佩服，既然不爱财，孤家赐你卡拉毕记象牙筷，你家去带把你的原配正夫人。

老人谢主隆恩，辞皇别驾，回转朝房。就吩咐安童，水关码头叫大大舟船一只。大人乘轿来到水关码头，轿帘落平，大人走出轿帘，走到大船中舱，在虎皮交椅上坐下，吩咐几名水手，拔跳拉锚下篙。

有风架起篷来走，无风支起橹来摇。

船头哗啦啦碰开江中浪，水路登舟早动身。

老人运气通，天空赐他好顺风。

顺风顺水不耽搁，赶到丹徒一座城。

船对水关码头一靠，老人弃舟登岸。大人身坐一顶八人轿，安童扛抬他转家门。一到丹徒县，北门外五里之遥太平村吏部天官府门口。尹氏太太接出来，接到滴水檐前，老人轿帘落平，老太太走到前间拍拍轿杠：“大人，你倒家来嘎？”老人走出轿帘一把搀起：“哈哈哈，夫人啊！老夫回来了。”夫人说：“大人，你往常家来总要三三两两谣谣言言，谣言到几个月才家来，这回怎干快格？也不曾听见说，你倒回来了。”老人说：“夫人啊，你有所不知，这次与往常不同，这次老夫是告老归家，不再回转皇城做官了。”老太太说：“大人啊，顶好顶好哇，你不晓得你来朝纲做官，妾身多多想念你，叫声大人：

你来朝纲为官数载春，我哪一夜不想你到五更。

我就拿你当做怀中一粒纽，时时刻刻挂在心。”老夫老妻真正稀奇，未曾开口，笑吱咪咪，携手同行来到高厅，分宾主坐下，香茶解渴。老夫人吩咐安童：“赶紧到小书房，将两个孩儿唤上高厅。”

安童奉了夫人令，滴溜绊腔往前行？

转弯抹角来得快，小书房到面前呈。

一望，志强、志良二位公子正在念书。安童说：“少爷，不要念书了，你家父亲大人回来了，已经到了高厅了。”二位公子听见父亲到，跟手着躁，拿书对台上一撂，豁虎跳，来到高厅之上，见到王玉安老人。

双膝跪了高厅上，父亲大人口内称。

老人对二位公子一看，欢乐一半，只见志强志良已经长大成人，而且生得眉清目秀，相貌堂堂，一表人才，真正自己的男女越看越欢喜。老人嘴张得像喇叭花，三相胡子一翘，哈哈大笑：“哈哈哈，儿啊，罢了罢了，免礼免礼。多年不见，你们已经长大成人了。儿啊，你们在家学文还是习武？”大公子志强说：“父亲，我们弟兄两个总学文章，我们不但学文，而且舍得吃苦，带了练武。”老人说：“儿啊，武艺为父不通，文章略知一二。儿啊，你们每人写篇文章把为父看看。”

二位公子一歇歇，文章写起来交把老人。老人一看：呀，这个两篇文章写了好，字字珠玑，句句锦绣，真是才高八斗，学富五车。老人说：“儿啊，真正长江后浪推前浪，一代胜过一代了。孩儿，

总说当初你家父亲文才好，哪晓两个孩儿还要胜几分。

只等朝纲开大考，我儿稳中头名状元身。

我孩儿文才干种好，我就死到黄泉也开心。”

哪晓老人一口说得无心话，跟手以假作成真。阎王家老阎王拿阎王簿子楞起来一望：呀，王玉安阳寿已终，要配他魂归地府。他是忠臣官，是好人，善恶要两边分，好人善人不好叫牛头马面捉他，派青衣童子备请帖一道，速将王玉安的真魂请到阴曹地府。

青衣童子奉了阎君令，阴风窜窜早动身。

青衣童子未惊动当方土地，一阵阴风对吏部天官府屋脊上一攻，一看王玉安老人交夫人端坐高厅，夫妻正在谈得开心。青衣童子说：“呸，不要笑，马上叫你哭鼻子了。”阴阳水对大人身上一洒，老人浑身一歹，连洒二个喷嚏，“啊呸啊呸”，洒到三洒就不好了，陡得毛病紧随身，老人腾腾空空哭起来格。夫人问：“大人为何悲泪啼哭？”老人叫声夫人：“不得了了格不得了了格，这叫天有不测风云，人有旦夕祸福，才间我端坐高厅好好很，腾腾空怎陡得患难病缠身。可怜唷，我这歇头上疼捞捞，身上热暴暴，眼目昏花不得过，四肢无力少精神。叫声我格夫人：

我这歇头疼如同钝大斧砍，腹痛如同箭穿心。

热起来能像钢炭火，冷起来能像水生冰。

高厅上面我坐不住了，快快挽我到牙床去安身。

老夫人着忙吩咐安童服侍大人上牙床，请郎中家来替他看毛病，不中用。请和尚道士家来打醮，不中用。请瞎先生退送，不中用。吃药如吃水，化纸如哄鬼。

大人的毛病沉重很，如同井底淘沙渐渐深。

格天老人困在牙床上，腾腾空一阵阴沉过去，昏过去半大天，一醒过来呀，身上出得一身冷汗。一望，呀，夫人坐在床帮，眼泪汪汪，二位公子志强志良，站了踏板上悲泪啼哭。老大人心如刀绞，一把捧住夫人手：“不得了了呱，不得了了呱，才间祖宗亡灵来喊我，晓得格有命残生。”老夫人劝大人：“不要蹲堂块发躁，俗话说得好，人生在世，哪一个吃得

五谷不生灾，有了毛病你心放定点，慢慢总归要好格。”老人说：“夫人啊，我有捞摸格，这次害病交往常不同，这次害病眼睛一闭，望啊，床头边四转鬼多了，叫声夫人：

就怕刀切面筋麸要断，夫妻就要两分离。”

老人对志强志良说：“儿啊，为父有个三长两短，我就一个顶大格事情不曾办得好，你们的干父三关总兵甘宏，被奸党史泊陷害，冤深似海，到今朝大仇未报。儿啊，你们要到小书房勤辛苦读。叫喊我格孩儿唷：你们到小书房勤辛苦读，朝纲开大考，将纸笔跳龙门，有了高官并禄位，要拿奸党一个一个来杀死，好为忠臣把冤伸。”志强志良说：“父亲，儿等遵命。”

青衣童子伏到大人里床，到他头顶心里一掐，老人脑壳子冒煞，只听见喉咙口嚙铁托，一口痰对杠一郁，肇豆腐店关门歇作。看他两手也不伸，两足也不蹬，眼睛闭了紧腾腾，牙关骨咬了哔叻剥落响，寒毛根根竖，喉咙口断了来往气，呜呼哀哉丧残生。老夫人看见大人头别过去，一把背住大人：“大人，大人，我的亲丈夫。”

哪晓高喊大人不答应，低喊丈夫哪作声。

老夫人哭得实在伤心：“我格大人，你再坐起来交我说二三句，我也没得干伤心。恩夫啊，你怎走得向前格。你倒一命身亡故，丢下我们母子靠何人？大人，我前世里烧啦多少断头香，打拉多少孤丁雁，今生夫妻不久长，拿我撂了半路上，下不得下，上不得上。

黄泉路上等等我，亲姊妹同过鬼门关。

啊唷喂，我格亲姊妹，

黄泉路上慢慢走慢慢跑，我们老夫妻两个同过奈河桥。”

可怜啊，尹氏太太哭到肚肠断，志强志良泪纷纷。安童梅香劝：“太太哇，少爷，不要蹲堂哭，人死不能复生，你们就是哭杀得么，大人也不得还阳打转，还是赶紧料理后事为好。”也有呆呵呵、二百五安童劝：“太太喂，少要哭来少要嚎，快替大人买棺材。太太哇，少要哭来少要啼，快替大人做他几件送老衣。”老太太一听：呆呵呵、二百五，倒呆了来理路高头格。随手吩咐安童买大大棺木，将大人遗体入殓。

三尺麻布当门挂，高厅改做孝堂门。

诸亲六眷来吊孝，公子做磕头礼拜人。

开吊三天，择吉时将大人的棺木送坟堂安葬，栽桑秧柏，交过灵牌，请和尚道士家来吹吹唱唱，做过追荐大忏。丧事料理不一一细表，再讲大二公子到小书房读书，了不得用功，哪一天不读到半夜三更，金鸡三唱又起身。

有公子，小书房，勤辛苦读。

读《春秋》，习《礼记》，昼夜操心。

不讲公子把书念，我们再讲皇上坐龙廷。

再讲永乐皇帝早朝端坐龙廷，对两班文武一看，武不多，文又很少，应该要大开文武大考。传下圣旨，先开文考，后开武考。

皇榜张挂十三省，各州各府总知闻。

皇榜也挂到镇江府丹徒县，大二公子上街玩耍，看见皇榜，来到暖阁高楼，见到母亲尹氏太太。二位公子双双来跪倒，母亲大人叫几声。老太太说：“儿啊，不在小书房勤辛苦读，到我暖阁高楼为点底高？”大公子志强说：“母亲，非为别事，只因皇上挂皇榜，开文武大考。叫声亲娘，我们弟兄要想进京跳龙门，不晓我母亲准不准。”老太太说：“儿啊，俗话说得好，学会文武艺，货卖帝王家，我儿胸有大志，照理为母应该要让你们进京赶考，不过儿啊：

你们弟兄两个进京跳龙门，哪一个来陪伴我当身。”

二公子志良说：“母亲，我小哩，哥哥去赶考，我蹲家陪你可好？”老太太说：“儿啊，男孩

儿心太粗，不适合不适合。”大公子志强说：“母亲，那依你老人家究竟要怎么样？”老太太说：“儿啊，

你孩儿进京跳龙门，媳妇来陪伴我当身。”

二公子志良说：“母亲，对格对格。哥哥十八岁，替哥哥娶一个嫂嫂，嫂嫂蹲家陪你可好？”老太太哈哈一笑：“儿啊，正合为母之意。”随手吩咐安童，替我拿媒婆请家来，安童生了真真能，将黄、陆两个媒婆请进门。为媒婆不丑，办了羊羔美酒。老太太开口：“媒婆啊，请你们前来非为别事，我大孩儿王志强今年十八岁了，你们来外头人头蛮熟格，可有哪家有体面格贤德格小姐，说一个家来同我家志强成婚配对？”媒婆说：“太太啊！你天官府万贯家财，大公子王志强文武全才，你家要寻媳妇？多呢，尽你拣。先说十来个你拣拣。东半间张家庄张员外家女儿张千金，今年十八岁，长得高飘飘，你可合适？”老太太一听，把手直摇，“啊呀媒婆，听人家议论过，张家小姐太高，人有丈把高，只有深箩口能粗格腰，长不郎当，像个青桩，对杠一撑，像个豆芽菜，望望一点点总不爱。”媒婆说：“太太，不欢喜高格，肯定欢喜矮格。李家庄李员外家女儿，长了矮墩墩，胖壮壮，太太，高个不合适，矮个肯定合适。”老太太又把手摇：“媒婆，又听人家议论过呱，李家小姐太矮，人没得台子高，倒有箩口能粗格腰，情丧人又矮，肚子长了只嫌大，头上头发不梳像把伞，脚像个锹灰板，望望一点点总不入眼。”“啊唷喂！倒难了，高格又不合适，矮格又不欢喜。”一想，想到一个顶好格人：“老太太，丁家庄丁正员外家女儿叫丁梅香，今年十八岁，长了了不得体面，不相信，说点把你听听。提到丁梅香小姐女千金，

身材生了多均匀，头上头发像乌云。

骨碌骨碌好眼睛，两脚能像水红菱。

走你老太太面前行一行，还当南海来了活观音。”

“小姐不但小伙子生了客气，肚才也了不得好，是我们丹徒县里才女，小姐无书不读，无诗不熟，吟诗做对，般般总内，才高八斗，学富五车，描龙绣凤，件件皆能。

提到文章文章满，描龙绣凤件件精。”

小姐铲刀头子也了不得好，小姐烧点粥，不厚不薄；烧点饭，不硬又不烂；烧点菜，不咸又不淡，蛮入口喫，小姐粧子饭烧做米饭香，米饭突做蒸饭香，擀起面来赛丝线，做起烧饼照见天，苍蝇衔了头头转，蠔子衔它上西天。”

老太太听见这一声，心中欢乐八九分。

老太太说：“呀哈哈，媒婆，这种好格小姐，天上难找，世上难寻，就请你们二人赶紧帮我儿做媒人。”吩咐安童，库房戥秤银子二十两。“你们两个媒婆个人先弄十两，做做跑脚钱。”两个媒婆一听，暗中高兴，十两银子干多钱，偷了家去塞把小儿子，买到半亩活计田。囉铁托，银子对袋袋里一落，两个媒婆跟手动身。

众位，过歇女奶奶们抵不得你们现在女同志，大手大脚，跑起来叭叭叭，比男老爹快。过歇女奶奶们缠脚格，鬼鬼脚三寸不到尖促促，跑起来两手像牵钻，两脚像磕大蒜，满田斜地，一步要跨两垄半。

急急忙急急奔，丁家庄到面前呈。

两个媒婆来到丁家外间高厅，见到员外。

媒婆走到前间忙行礼，员外叫拉二三声。

“恭喜你员外福气好，我们来帮你家令爱做媒人。”

丁员外说：“媒婆，你帮我女儿做媒人，男方是哪一家？”媒婆说：“员外，随常人不帮你说，总要拣到好酒配好菜，丑怪配癞端，花配花，柳配柳，破簸箕配坏笤帚，不相配格门户。我们媒婆不弄，总要拣到黄的金子，白的银子，奢乎的房子，漂亮的文武全才公子，才配得

上你家体面小姐女子，就是我们丹徒县北门外五里之遥，太平村吏部天官府大公子王志强。大公子王志强格配得上你家小姐？”

丁员外听见这一声，正中其谋八九分。

丁员外说：“媒婆，顶好顶好。提到天官府万贯家财，大公子王志强文武全才，我久闻其名。媒婆啊！就是你们今朝不来做媒人么，我也准备等五六天，拿你们两个媒婆请家来，酒把你们洗洗澡，鱼肉把你们当当饱，也准备请你们跑了去，拿我家女儿打听把他家哩。格你们今朝来，不是二五投堂啊？”跟手拿年庚帖子，写起来交把媒婆。媒婆欢喜哩，这个媒人好做哩。媒婆回到天官府，拿年庚帖子交把尹氏太太。尹氏太太说：“媒婆啊，再请你们赶紧跑脚，交丁员外商议，我儿赶紧成婚，好进京高跳龙门。”

媒婆来到丁家庄：“员外，老夫人说格，赶紧拿你家女儿娶家去么，他家公子好进京赶考。”丁员外说：“顶好顶好哇！女儿不把人家么拉倒，把了人家肇就是人家格人，哪怕早起说媒晚下成，黄昏戌时就拿我女儿娶过门，我总点点眼眼没得意见哦。”媒婆一听，嗨嗨，媒人太好做勒格。肇两头跑了做媒人，经中言语省一省。馋嘴媒人就做完成，行过茶，聘过礼，看过良辰并吉日，要将小姐娶过门。

大喜日子一到，天官府大红花轿，热热闹闹，吹吹打打，到丁家庄娶小姐了。丁员外吩咐：“院君赶紧上楼，叫女儿换换衣裳，梳妆打扮，到高厅上别别祖，等他天官府里好退家亲。”院君娘娘来到绣楼，一望，丁梅香正来下绣花。院君娘娘未曾开口，眼泪珠抛，一把捧住心肝女儿：“不得了了格，不得了了格，只因你家父亲出帖子，天官府看了良辰并吉日，今朝花轿抬了我前门口，要娶我格心肝女千金。”

丁梅香小姐听见这一声，胜如天打一雷阵。

跟手跌倒绣楼上，绷子掼出绣楼门。

只是抛来只是滚，只是啼哭泪纷纷。

“亲娘早来三时告诉我，女儿也没得干伤心。

我格亲娘啊，我下没得弟上没得哥。

你拿苦命嫁到天官府里去，你父母年老靠哪个。”

院君说：“女儿，快点不要哭，嫁到天官府高门大户，向后享大福。吩咐梅香准备香汤，替小姐香汤沐浴洗一个澡，等她好早生贵子跳龙门。”梅香忙忙碌碌，替小姐香汤沐浴，换过衣服，梳妆打扮，换到高厅，拿三代牌位掇过来。丁梅香烧烧香，点点烛，双膝跪下来头直凿，鼓打哔哔嘣，红烛映成红，小姐整衣服，高厅别祖宗。

寿香寿烛上寿台，上头纸马供起来。

丁梅香拜三拜，嫁到天官府里发大财。院君娘娘说：“女儿，你肇嫁到天官府高门大户，大户人家家规很严。万万不能五眼六撬，你要听说听调，为母有几句要紧言语吩咐于你：

小姐前来听吩咐，嫁到天官府里做媳妇。

高厅敬重你婆婆，香房敬重你小丈夫。

婆婆大人说在话，莫把嘴去岔。

闲事少要管，抵不得沿小来娘家。

叔嫂要和好，妯娌不相争。

纵然要淘气，忍耐二三分。

劝善终有福，挑祸两无功。

人无千日好，花无百日红。

说话要轻声，坐凳要端正。

穿衣裳要齐整，吃饭要斯文。  
高厅上面远客到，香房之中你不要高声。  
假如你说话不轻声，坐凳不端正，  
衣裳不齐整，吃饭不斯文，  
高厅上面远客到，香房中莫高声，  
等到亲眷朋友要议论，总说你小姐是个下三等。”

院君娘娘对小组吩咐一番，拿小姐抱上大红花轿，吹吹打打到天官府。天官府退过家亲，小姐交王志强拜过天地，洞房花烛，鱼水之情，夫妻恩爱，一一细表。

一笔过了几天，王志强对丁梅香说：“贤妻，我不能尽顾陪你，我要进京求取功名。”丁梅香说：“官人，奴家决不拖你后腿。”肇王志强辞别丁梅香，辞别兄弟王志良，辞别母亲尹氏太太。他文武全才，擐上一匹银鬃马，打马加鞭早动身，晓行夜宿。

经中言语省一省，望见皇皇外罗城。

离皇皇外罗城一箭之遥，王志强抬头一看。啊！城外景致很好，远看城楼层上层，近看垛子数不清，一个垛子一门炮，一面大旗十个兵，城门好似仙人洞，来来往往闹哄哄，也有男也有女，也有老汉领顽童，有的骑马有坐轿，也有推车赶路人，车走吊桥轰隆隆响，马踏尘埃起灰尘。

一路观看城外景，将身走进外罗城。

人说皇城景致好，话不虚传果然真。外罗城三十六行生意买卖，张挂七十二样招牌。士农工商，渔樵耕读，敲锣卖糖，各执一行。招牌挂了像雪片，有长招牌、短招牌、金字招牌、黑漆招牌、坐招牌、困招牌、斜角招牌、锅块招牌、耙巴招牌、油杀鬼绞正招牌。只见——

铜匠店里乒啊乓，铁匠店里兴啊轰。  
饭店门口摆胡葱，混堂门口挂灯笼。  
遇到一班小弟兄，解解鸾带拍拍胸。  
你洗澡来我会东，混堂里洗澡不伤风。

王志强来到城当中，看见一个年老翁，扁担挑得象弹弓，头么对前冲，背么对后躬，前间好躲雨，背后好栽葱，嘴里只喊呃赳赳走，小菜场上卖胡葱。日落西山胭脂红，饭店堂馆挂灯笼，只见一片大饭店，走出一个堂倌。这堂倌白毛巾对肩头上一搭，一把筷子对腰眼里倒插，脚对户槛上一踏，灯笼火对灯钩上一搭。他嘴唇边薄绡绡，说起话来轻飘飘，一张利嘴赛钢刀，巧言妙语几句。

格有哪里考先生，辛辛苦苦上皇城。  
来到夜黄昏，如果歇宿我家店堂门。  
头名状元你当身。

格有哪里赌钱人，辛辛苦苦上皇城。  
来到夜黄昏，如果歇宿我家店堂门。  
你碰不老，拖千生，掷骰总临盆，多赢铜钱转家门。

格有哪里烧饼馒头店的老板们，辛辛苦苦上皇城。  
来到夜黄昏，如果歇宿我家店堂门。  
蒸起馒头包白糖，煎起烧饼葱花香。  
蒸的蒸，煎的煎，买客拥到炉子边。  
人头上面接烧饼，夹肘底落接铜钱。

格有哪里瞎先生，辛辛苦苦上皇城，  
来到夜黄昏，如果歇宿我家店堂门。  
报君子一敲叮叮叮，穿街过巷来算命。  
东家请你排八字，西家请你合婚姻。  
修修来世好收成，眼睛睁了像晓星。

格有哪里种田人，辛辛苦苦上皇城。  
来到夜黄昏，如果歇宿我家店堂门。  
种田田出谷，养猪猪发禄，  
回头青开花秀小麦，癞宝草根底落长萝卜，  
种格黄瓜不长丁，丝瓜不长筋，  
茄子结得像油瓶，种它一园扁白菜，  
一棵要秤到十来斤。

三十六行生意买卖人，和尚道士共僧人。  
务必不要歇宿我家斜对门，他家三间房子矮墩墩，  
满间三屋是堂尘，三只脚台子拐子凳，  
筷子像圈砧，碗么像照猪食盆，  
竹节猫儿台上蹲，鸡屎屙了一板凳，  
床上被铺像硬衬，跳蚤扁螂有半升，  
咬了你一夜睡不成。”

王志强说：“堂倌，老王卖瓜，欢喜自夸。你说别人家不好，你家究竟有多好？”堂倌说：“客官，我家住格地方好得很，不相信，说把你听。

你看看我家房屋多高大，房铺多洁净，窗子耀眼睛，  
八仙台子放光刷亮照见人，外罩绣花绿衣裙，  
椅子穿背心，水磨方砖铺地一字平，  
如果考先生不相信，地落打个滚，沙灰没得一星星。

不但住了好，吃格东西还要好，不相信，说把你听，不要拿馋沫把我说抛下来。我走早上来起：

早起来起来枣子米粥甜津津，搭粥小菜盐豆共瓜丁。  
还有麻团和烧饼，白面馒头秤秤有半斤。  
脂油白糖做夹心，吃到嘴里甜到心。  
中下吃得还要好，冬春饭米刮见心。  
素菜蘑菇共香蕈，百页炒面筋。  
粉皮跳跳绿豆饼，冷切猪肝热炒心。  
红烧鲤鱼白煨蹄筋，恐怕考先生不带劲，  
还有龙肝凤凰心，山中走兽活麒麟。  
饭后开水来一瓶，还有香茶好龙井。  
夜晚吃得还要好，夜晚钢刀切面细柔柔。  
干子百页做浇头，五香粉丝做香头。  
大蒜叶子做窜头，恐怕客官嘴里淡，  
还有镇江酸醋好麻油。

王志强说：“堂倌，说得好，挑你一挑。”

流水簿子登个号，客房之中暂安身。

书要简短，王志强参加文考。一考，文状元，又参加武考，一考，武状元。王志强是文武双状元，来到八宝金殿，万岁哈哈大笑：

“文武状元前来听封赠，西安府都指挥你当身。

孤家准许你来皇城休息一个月，而后去上任。”王志强欢喜，一个月假期哩，上亲眷家去啊！上西台御史尹上卿他家舅舅家去安身，哪晓格天二月十九到了，王志强就想：二月十九观音菩萨圣诞，我王志强也是二月十九生。嗯，十九天子我应该要到观音庙，敬敬观音菩萨才是道理。所以十九一大早，王志强就起来了，梳洗已毕，用过点心，换过衣襟，不曾穿官服，穿格老百姓衣服，青衣小帽。

带了香烛纸马动身走，观音庙里去了愿心。

不讲王志强观音庙里去烧香，我们经中另表出场人，再讲京都外罗城。

一个饭店老板叫王鼎三，王鼎三生到一个女儿叫王玉霞，王玉霞有个表妹叫张秀珍。格天十九格天子，王玉霞对张秀珍说：“表妹呀，今朝二月十九观音菩萨圣诞，我们表姊妹两个，到观音庙敬敬送子观音，求观音圣母保佑我们，找到一个好婆家，将来好生男育女。”张秀珍说：“表姐啊，说得在理，一面依你。”哪晓表姊妹两个，

观音庙里烧烧香，惹下连天祸临身。

不料遇到小奸党，哪一个小奸党？老奸党当朝宰相史泊，生到一个儿子叫史文斌，史泊家兄弟九门提督史魁，养到一个儿子叫史文林。史文斌、史文林弟兄两个总不是好人，先生叫他们哼文章，他们烘篮能大格字识不到半盘篮，有书不读，打鸟射鹤，飘风荡柳，赌钱吃酒，蹲外间卵揪。

看见了美貌千金女，抢到家中配为婚。

格天二月十九天子，弟兄二个带五十个打手，也到观音庙烧香。哪晓小奸党烧香总是假，寻花问柳是真，齐巧望见王玉霞、张秀珍也进来了。史文林说：“哥哥，格两个小姐体面。”小奸党一望，啊呀：王玉霞长相真太体面，只生得淡淡梨花面，弯弯细眉毛，明明秋波眼，点点小樱桃，尖尖描花手，纤纤杨柳腰，窄窄金莲小，走步踏琼瑶，个子长得不高又不矮，而且不大不细，长罗瓜子脸，越看越想越体面：

樱桃口，糯米牙，千娇百媚，  
伸出双，描花手，嫩如葱根。  
又不高，又不矮，真正好看，  
又不胖，又不瘦，美貌千金。

小奸党史文斌就想：呀，世上竟有干体面的小姐，我家该小姐十二个，哪个能值到这个体面小姐女千金，我只要能和这个体面小姐同罗帐，少活十载也开心。“安童，抢。”两个大块头安童听见“抢”，一个虎跳冲过去，腰带解下来，一下子个人箍住一个小姐格腰，小姐脚来杠搔，像掼交，抢了起劲，抱了对小奸党马背上一掀，不问细啊大，两个小奸党马背上个人掀一个。小奸党拿披风一裹，打马就走。

一把拿小姐抢了走，胜如玉兔遇黄鹰。

王玉霞、张秀珍伏得马背上放声叫起来：“地方救命，地方救命。

青天白日遭人抢，朗朗乾坤出歹人。

外罗城强抢良家女，烧香格可有救命人。

地方救命，地方救命。哪个能救到我们表姊妹残生命，结草衔环报他恩。”两位小姐喊救命，来了一位救命人。什么人？文武双全王志强。

我们上文说到王志强青衣小帽，到观音庙里去烧香，真正叫无巧不成书，齐巧走到这个地方，听见小姐喊救命。王志强不是随常人，是个顶顶欢喜管闲事格人。王志强对大街上一挡，执指一指：“呔，你们这些歹徒，光天化日，朗朗乾坤，竟敢目无王法，强抢小姐。今朝识点相，

速将小姐来放下，一笔勾销莫谈论。

若言半字来不肯，我送你到刑部大堂做罪人。”

哪晓小奸党史文斌对他一望，不买他账。因为王志强不曾穿官服，穿格老百姓格衣裳，青衣小帽，所以史文斌不买他账。史文斌说：“安童，这个冤家管闲事，打死他。”安童狐假虎威，蜂拥而上。王志强说：“好，要提到打，我比你们会撒野，好吃无钱酒，专打抱不平。总说开了倒霉店，哪晓生意又上门。”

“你们不怕死格来呀！”王志强捣拳涨涨劲，手膀子捣鬼一颤，格些安童打手个底个跌得鼻头管朝上，一把背住史文斌、史文林，“请你们哩。”史文斌说：“你敢打我？我家父亲当朝宰相，皇帝格先生，你动我一根毫毛，你总不得了。”王志强说：“也敢。不要讲你是奸党家儿子，你就是皇上格太子犯了法，我总敢打格。”王志强真正来火，性头上没得胆，两个手背住小奸党两个耳朵，头对头一拍，啪铁托，像鸡蛋对磕。

大红脑子淌鲜血，活跳鲜血丧残生。

王志强拿人打杀得了，你走焉？他又不走，对杠一撑：“喂，我男子汉大丈夫，一人做事一人当，我打杀人不连累旁人。要报名字格？杀人者，文武双状元王志强是也。安童，还请你们带信把老奸党史泊，就说他养儿不教，父之过也，我明朝上殿告他格罪状，少陪了。”王志强走了格。

个些安童一看不好了呱，两个少爷总被打杀得呱，血沾郎情两个大大血人。安童说：“兄弟吃亏，死尸对家背。”不要问细啊大，两人合抬一个，四人合抬两个，抬尸首格抬尸首，报信格报信。报信安童来到宰相府高厅之上，见到老奸党——当朝宰相史泊，

安童双膝来跪下，老太师叫拉两三声。

叫声太师：“不得了了格，不得了了格，二位少爷观音庙里烧烧香，被文武状元王志强打死丧残生，而且王志强还叫我们带信把你老太师，说你养儿不教，父之过也，明朝他也要上殿告你一状。”

老贼听到这一声，气到死去又还魂。

只气得老奸党三窍生烟七窍冒火：“呀呀呀，气死我也。来你王志强可恼哇可恼？

我和你远无冤来近无仇，你怎好和我做对头。

你将我孩儿交我侄儿来打死，我岂能与你善罢甘休。

安童，来，明朝如此如此设计设计。”

众位，老奸党究竟用什么奸计，待小学生慢慢地道来。一到第二天天明已亮，

凤阁龙廷九重霄，当今皇上坐早朝。

老贼史泊二十四拜，俯伏金阶，对金殿一伏，放声痛哭：“万岁呀，微臣有件冤枉事，要求万岁把冤伸，文武双状元王志强，打死我的孩儿交我的侄儿。”万岁一听：那还了得。将王志强召到金殿，万岁拍动震山河，对王志强执指一指：“王志强，孤家问你，当朝宰相告你打死他儿子交侄儿，是真的还是假的？”王志强启奏万岁：“是真格。不过，我不是有意打杀得格，因为两个小贼来大街强抢小姐，我劝他们不听，所以失手打死是实。”老贼史泊奏上一本：“万岁，不要听王志强瘟贼格话，他是猪八戒格钉耙——倒打一把。不要讲我儿交侄儿不曾抢小姐，就算我儿交侄儿抢了小姐，他王志强也没得权力打杀他们，顶多捉起来送上刑部大堂好好审问，才算道理，而且实骨子不是我儿交侄儿抢小姐，是王志强格好色

之徒强抢小姐，我儿交侄儿去劝他，不但不听，反而行蛮打死我孩儿交侄儿，  
如果万岁不相信，五十个安童做证人。”

肇五十安童来到八宝金殿做硬证，因为昨夜子老奸党就教好了格，老奸党才学好，叫无才不成奸，各种口供教起来滴水不漏，所以五十个安童异口同声，一口咬住王志强抢小姐，打死宰相之子。

一口咬了紧迫迫，要想辩驳万不能。

王志强一想：不得了了格，饶我王志强嘴巴好，我一张嘴哪辩得过几十张嘴。

浑身长嘴难辩驳，跳了黄河洗不清。

永乐皇帝信以为真，拍动震山河：“大胆王志强，才做了几天新科文武状元，倒目无王法强抢小姐，打死宰相之子，国法难容。”传下圣旨，吩咐值殿将军，将王志强推出午朝，法鼓三通放炮三声，扯啦官帽，剥啦官袍。

官职削得干干净净，推到法场丧残生。

哪晓王志强命里不该死，惊动一位救命人。什么人？皇叔朱世英。朱世英听到王志强犯法要被杀，就想：王志强父亲是王玉安，王玉安以前来朝纲做吏部天官，交我朱世英交情过命，现在他儿子犯法要被杀，我不搭救，何人搭救？所以皇叔朱世英来到八宝金殿，口称万岁：“刀下留人。”万岁龙目对下一观，原来是皇叔，自己格叔叔。长辈，我们要尊重格。万岁开口：“皇叔，为何刀下留人？”皇叔朱世英启奏万岁：“王志强犯法，照理应该要被杀。但是，王志强与众不同，是新科文武双状元。万岁，

如果将新科状元法场过刀身丧命，下回还有哪敢再来跳龙门。”

“什么意思？”“先拿新科状元一杀，肇传出去，啊哟，考状元犯法要被杀，下一回还有哪再来赶考。万岁，最好暂时不要杀，拿他关入天牢，等三年再开文武大考，再有文武状元出现，再将他法场过刀也不为迟。”万岁一听：“不错不错。皇叔，讲得在理，孤家依你。”传下圣旨，拿王志强重枷重锁，

押到刑部大堂天牢之中遭磨难，缓期三年再谈论。

将古比今，就相当现在判个死缓，一样格道理。

不讲王志强天牢遭磨难，再讲边邦外国不太平。

再讲安南国老狼主崩驾，小狼主接位。小狼主年纪太轻，威信不高，十三个小国家不服他，蠢蠢欲动，小狼主没主意了格，写一封书信送上我们大邦天朝，请求我们大邦天朝永乐皇帝，帮助他安邦定国。书要简短，书信送上我们中原，永乐皇帝拿书信一看：“啊呀，安南国不太平了，安南国是我们大邦中原的附属国，我们有责任帮助他安邦定国。”万岁对文武百官说：“众家爱卿，现在安南国不太平，哪一位爱卿到安南国里去封王？”

能够将安南国里定太平，官上加级重封赠。”

哪晓问到文官不答应，问到武官不作声。三百文官二百武，个个像泥塑木雕人。

皇叔朱世英启奏万岁：“要到安南国封王非同儿戏，要文武全才方可去得。金銮殿上文官不能武，武将不精文，也不说武将不会文，是不精文，总没得资格去封王，只有天牢里格罪犯王志强，他是文武双状元，他文武全才，只有他有资格可以去封王。”万岁一听要用人，不要问他是罪犯不罪犯，将王志强赦到金殿。万岁开口：“王志强，孤家问你，你有没有胆量到安南国里去封王。”王志强一听，就想：我有何不敢？我往来是个死罪，我与其死了监牢里，不如上外国。我上外国也两碰，封王胜利打转，高官得做，骏马任骑，荣宗耀祖；我就是死了外国，比死了天牢里合算，死了天牢里格罪犯死了没名堂。

“万岁，我敢格。”万岁说：“好，孤家命你去封王。”皇叔朱世英启奏万岁：“罪犯的官不好去，外国人瞧不起。要封他官职，而且官职要大，大磨子才压得住人，所以要封他顶大格

老赫赫官职。”万岁说：“究竟要封多大官职？”皇叔朱世英启奏：“官职要大，但是不能把实权他，因为他到底是罪犯。封他一个有职没得权格，大总裁文学博士。”万岁一听，果然相信：“皇叔讲得在理，孤家依你。”

王志强前来听封赠，大总裁文学博士你当身。

封了官，万岁改口：“不叫王志强，叫王爱卿，你到安南国里封王，要带多少兵马？”王志强启奏万岁：“我一兵一卒总不带，如果带了中国兵，帮外国人打仗，死中国人，用中国钱财，吃中国粮饭，不上算啊不上算。万岁啊！蚀本交易我王志强不弄格，我只要我个人去，凭我三寸不烂之舌，能够拿十三个小国家说服得顶好。如果说不服，我拿他国家格兵打他国家格人。”万岁说：“你花头经不小。”这肇王志强动身，不曾带兵马，只带四个贴身骑牌。何谓骑牌？将古比今，就相当于现在格警卫一样。

坐了豹马动身走，直奔安南一座城。

众位，过去出国交现在不同。现在快，现在坐飞机很快很快，过歇走路上跑格，不是讲天数，不是讲月数，是讲年数格。

不讲王志强安南国里去封王，再讲镇江丹徒一段情。

再讲镇江府丹徒县水旱二荒，老百姓穷了喝精汤，天官府尹氏太太心良好，做好事，拿家里粮饭金银财宝统统送把老百姓。随你多发财，背得起尽顾送。送啊送，自己倒送穷啦得，自己没的吃得了，将安童梅香释放啦得，家里只剩尹氏太太、丁梅香和二公子王志良。个天老太太对王志良说呱：“儿啊！现在我粮饭没半升，草么没一根，锅盖盖了紧腾腾，我母子难有命残生。儿啊，为母头上一根金钗，你拿典当铺去当典，当到点银子家来好度度命。”王志良说：“母亲，孩儿遵命。”王志良拿了金钗，走到大街上典当铺一当，当到二十两纹银。

二公子拿了银子站起身，暴头村到了面前呈。

才进埭头，听见三间茅草屋里，一个小男孩来下叫起来了格：“地方救命，地方救命，

我家父亲拿刀要杀人，快快来搭救我当身。”

王志良一听，倒稀奇，还有哪家老子要杀儿子哩？过来望望看。一望，啊喂，认得格，杀猪匠周二，拿儿子周阿福衣裳总剥啦得格，捆了柱棵高头，旁半间一桶冷水，杀猪刀磨了锋快，要替儿子开膛。王志良说：“周二啊，你格呆呵呵，你格刀杀猪子格，怎好杀儿子呢？”周二一望也认得格，天官府二公子。怎认得格？因为天官府是发老赫赫财格人家，经常要买肉吃格，所以交杀猪格人家特别熟，所以杀猪匠周二认得他格。周二说：“二少爷，我没得办法，我家有老母亲七十三岁了，荒年没得饭吃，往常总我妻子要饭把我母亲吃格。我家妻子孝顺啊，要到好格空把我家亲娘吃，要到丑格她自己吞，也有辰光要了少，她自己一口总捞不到，三天前间我家妻子饿杀得。肇没得哪个要饭把我家母亲吃，我从小不曾读书，我只会杀杀猪，荒年没得猪杀，我歇得业，我硬性，我不会要，所以我没得办法，准备拿我格儿子阿福。

一刀来杀死沃它一锅子肉，好孝顺我生身老母亲。”

王志良说：“周二，你格呆呵呵，你拿儿子杀啦得，你自己年纪大了靠哪个？”周二说：“二少爷，我不能考虑我自己，我如果不杀儿子么，假如拿我母亲来饿死，我是一个忤逆不孝人。”王志良深受感动：呀，杀猪匠周二要杀子孝母，这种大孝之人我不搭救何人搭救。肇拿袋袋里二十两银子摸出来：“周二啊，不要杀儿子啊！二十两银子送把你，孝顺你格母亲。”周二说：“我不要，我不要。你天官府做好事，做穷啦得格，你拿银子送把我，你一家门要饿杀得，我不能要你格银子。”王志良说大话：“周二啊，你瞧不起我，我天官府万贯家财，不要讲二十两，二百两、二千两、二万两总有，你定心把银子拿去。”肇硬拿银子送把周二，

拿阿福格绳子解开来。啊喂，阿福眼泪千双下，走到王志良面前，双膝来跪下，恩公叫拉二三声：

“多谢恩公搭救我，黄沙盖面不忘恩。

恩公，我阿福一条命是你救格，你就是我再生父母亲。”

王志良说：“难为情，难为情。我也不曾成婚，倒有人叫我父亲，二十两银子买到个父亲做做，少陪了，少陪了。”王志良回到天官府，见到嫂嫂丁梅香。丁梅香说：“兄弟，可曾当到银子？”“当到格。”“多少呢？”“二十两。”“来哪里呢？”不要谈，走到暴头村，看见杀猪匠周二要杀子孝母，我肇心中发躁，就拿银子送把他家拉倒。”丁梅香说：“兄弟，你拿银子送把人家，我们一家门不要饿煞得。”王志良说：“嫂嫂，你倒说得轻巧，等你望见你也肉麻，你也要送格。嫂嫂啊，你头上一根金钗可好把我拿去当当？”“哦，格倒可以格。”金钗拔下来，交把王志良。丁梅香说：“兄弟，敲弓击弦，有言在先，这回当了不能再送把人家了呱。”王志良说：“嫂嫂，我哪里呆子，回回送把人家。”

王志良拿了金钗动身走，典当铺到面前呈，又当到二十两银子。拿了二十两银子走到大旺庄，看见黄老九家犯天火烧，急得上吊，倒又拿银子送把他了。一到到家，丁梅香问：“兄弟啊！银子呢？”“不要谈，送把犯天火烧格人家。”“啊喂，你呆了扎制，又送啦得格。兄弟，肇没得金钗当了呱，我们叔嫂两个饿杀得不关事，

拿你格母亲我格婆母来饿死，我叔嫂两个是忤逆不孝人。”

“兄弟，你家哥哥不来家，只是你的嫂嫂比你大几天，对不起，我完全有资格好管你格，替我去要，问杀儿子的人家匀格五两，问犯天火烧的人家匀格五两，他们个人家有十五两还不好咧。去要，要不到不要死家来。”格么丁梅香本来不是狠人，她是来火星头里说格狠话。王志良是个老实人，当了真。嫂嫂罚他去要了，动身，走走半路上一想：不好，我送把人家格辰光说的大话，家里几千两几万两总有，现在出尔反尔去问人家要，哪好意思开口？要说不去要，嫂嫂又说格，要不到不要死家来。

不好了，左难右难坏我，一难怎做两难人。

王志良走投无路，想起卵事来，罢也罢了，

阳日三间日子不愿过，只愿死来不愿生。

罢了，我不要命我来上吊。望见路边上一棵弯郎大树，弯到路当中。王志良走到半田里，捧一块方垡，对弯郎头树脚下一放垫脚。王志良站到方垡上头，腰带解下来，对弯郎头树丫把里一络，打一个相思扣，拿头要对里伸，正要对里伸，眼泪不得干，生怕生死怕死，你说哪一个不怕死？王志良眼泪千双下，哭声苍天，相思扣外是天堂路，相思扣子里间好比地狱门，哭哭哭哭狠狠心，咬咬牙齿，舍死忘生，拿头对相思扣里一伸，脚拿起来一蹬，方垡对开一滚，舌头对下一伸。

一盏枯灯渐渐熄，来了添油添火人。

哪一个？管账先生王安。这个王安原来是天官府里格管账先生，因为天官府做好事做穷啦得格，安童梅香释放啦得，所以王安也离开了天官府，又到别人家做管账先生。到哪家做管账先生？到丹徒县第一大财主莫恩家做管账先生。格天也出来帮人家要账格。真正叫无巧不成书。齐巧走王志良上吊格地方经过。一望，啊哟，格不是我家二少爷来下上吊？赶紧走到前间，一个手捧住王志良格腰，一手上去拿带子解下来，一把拿他抱下来，到心口头一摸，嘿，心口还有点热，也来下别嘎别，嗯嗯，也不曾完全死。

人不伤心心不死，捶捶拍拍就转还魂。

二公子转还魂，真魂上了身。

行走二三步，枯木又逢春。

王安问：“二少爷，年纪轻轻，怎思量到寻短见格。俗话说得好，宁蹲世上挨，莫对土里埋。阎王家不寻你，你也想发小鬼格财。究竟为点底高事情要上吊？”肇王志良就拿二十两银子格事体，怎样怎样格告诉王安。王安说：“少爷，为点银子不值得上吊，投个人身不容易啊！少爷，上我身边去，等我出去要账么，慢慢点掐到点银子，好送把你家去孝顺你格母亲。”肇拿王志良带了动身。王安又想：我是佣人，下等人，灯草拐棍做不到主啊，所以日里不敢拿王志良带了打转，坐夜拿王志良带了对自己房间里一回。

众位，这个人抵不到个东西，东西圆了房间里不关事。人他长嘴是活口，要吃东西格，所以王安以往总是坐了厨房里吃格，走那一天开始，不坐厨房吃了，弄大大钵头打了躲房间里两人吃。格么三个交你好，三个交他好，也有交王安不大投格，要促壁脚，对莫恩说：“少爷，王安这个几天老改变，好好厨房有台子有凳他不坐，总弄大钵头打房间里去作啦得，这个几天弄我们大家总吃不饱。”莫恩被他一参唆，拿王安找去谈话：“王安，问你句话？有人反映说你好好厨房里有台子有凳不坐，总拿东西弄大钵头打房间里去，格有这个话？”王安眼睛一鞭，花头来勒格：“少爷，有格。不过我没得办法得格，我最近害了个古怪毛病，我害了个老鼠嗝，躲起来才好吃，我心上欲不着，我躲起来要吃一钵头对三铜勺，要是正来下吃，被旁人望见格句话，肇人家眼睛对我一白，我站那块就要吊喔。”“啊！怪不到了，得了老鼠嗝，躲起来才好吃。”这遭他名正言顺，天天弄大钵头打了躲房间里分给他老朋友躲房间里帮他吃。

不讲王志良来王安房间里安身，单讲莫恩是丹徒第一大财主。财产该了多了，该到大半个丹徒。因莫恩父母双亡，自己三十二岁也不曾成家。大众一听就想：干发财三十二岁也不寻到个人？这肚里有个解说，因为莫恩财产倒该格，长了太难看。怎样看法子？人家说十样丑，他十八样丑，头上暴花瘌子，脸上大斑麻子，歪嘴塌鼻子，哑子啄子，背驼子，疯皮癞子，蚀手瘸子，擦脚拐子，情丧眼睛萝卜花，到夜总摸不到家。

常常要犯喘痨病，外名叫做十样景。

脸上个肉，又不青，又不红，又不白，又像照六月里格臭咸肉，太难看。随你多发财，没得哪肯跟他。莫恩一想不得了：我三十二岁不寻到人，不好了，

等我百年归地府，万贯家财把何人？”

吩咐安童，赶紧听我拿媒婆请家来。安童生了真可能，一个黄脸媒婆请进门。莫恩为媒婆不丑，办羊羔美酒，吃吃酒，莫恩开口：“媒婆啊，我走十六岁开始就请你们吃酒，每年四时八节，一年你们总要吃我几十顿酒。我今年三十二岁，你们吃得我十六年的酒菜，每回子酒一吃，拿筷子一推，就说去帮做媒。说到今朝，怎也说不到个小姐格？”媒婆说：“少爷，不要冤枉啊！不是不帮你说，你自己拿镜子照照看，你个腔调实在太难看，实在没得哪肯跟你。”莫恩说：“媒婆啊，请你们出劲帮说，能够帮我说到小姐格句话，你们两个媒婆肇就不要家去，就蹲我家，朝鱼夜肉，穿红着绿，一世享福。碗上搁筷，筷上搁碗，点点大的事情就总不要你们两个媒婆管，而且等你们两个奶奶年纪大了，百年归天入泥，一个大大老本登送把你，你说可伤己。”两个媒婆一听：嘿，这种好事哪块来呀！

“少爷，我们去帮做媒人，那刘家庄刘员外家女儿叫刘凤霞，生了不错。不过，少爷，这回要得媒人成功，我们这下子去做说谎媒人格好呀？”莫恩说：“好格呢，只要能够说到体面小姐，哪怕圆螺螺谎说得上天啊，出得问题不要你们负责。”

肇说谎媒婆前领路，圆谎的媒婆就后面跟。

一来到刘家庄刘员外家高厅上。媒婆见到员外忙行礼，员外叫拉两三声：

“恭喜员外福气好，我们来帮你家令爱做媒人。”

刘员外说：“媒婆，帮我女儿做媒人，男方是哪一家呢？”媒婆说：“员外，随常人不帮说，

顶顶发财格，丹徒县第一大财主莫恩格好呀！”员外说：“不好，不好哇！莫恩财产倒该了多格，就是长得像十样景，不把，不把。”媒婆说：“员外，放心儿，最近出得新闻，十样景脱勒壳，浑身雪白，小伙子特等特。”员外一听，喂，要真正十样景蜕了壳，这倒是好事，比我家财产该了多，就是不晓得可说谎可蜕了壳。刘员外说：“媒婆啊，这样子，叫你家莫少爷上我家来试婚一月。如果蜕了壳，肯定把他格；如果不蜕壳，还是十样景，要娶我家小姐万不能。”媒婆嘴还硬：“好格呢，试婚嘛就试婚。”

媒婆回到莫恩家：“莫少爷，媒人做成功。不过，我们做格说谎媒人，说你十样景蜕了壳，浑身雪白，小伙子特等特。刘员外有点相信。就是还不大放心。要叫你上他家去试婚一个月。”莫恩一听，浑身松劲，“还试婚，我晓得我长了难看格，就怕也不曾等得及跑到他家野场边，就要被赶家来了。”媒婆说：“少爷，你放心，我们老早办法替你想好了，你横竖该钱了呢，有钱能使鬼推磨。你只要拚得出钱，找一个漂漂亮的、年纪轻的、老老诚诚的小伙子帮你去做代亲就是得。”莫恩一听：“对格，好请代亲格。”但是莫恩又想了，请代亲的事体不好公开谈，把人家晓得不好格。嗯，管账先生王安年纪大，一般嘴蛮紧的，不大欢喜搬闲话，而且王安来外间要账，人头还是蛮熟格。嗯，请代亲只有找王安。

拿王安找得来：“王安啊，你来外头要账人头蛮熟格，格有哪家有体体面面的、漂漂亮的年纪轻的、老老诚诚的小伙子，请得来帮我做代亲的呀？”王安说：“有啊，不过少爷家请代亲要出工钱的。”莫恩说：“当然出工钱。不过王安啊，请代亲嘛要出嘎几钱一天啊？”王安说：“少爷，请代亲哦比不到请老人工哦，请老人工嘛，一天有嘎二三百个铜板差不多了，请代亲啊日夜班双班，工钱要双倍。”莫恩说：“好格呢，双倍嘛就双倍，你去请啊。”王安又想哦，我哪要请，房间里现成有一个王志良，就是为二十两银子而上吊格。对不起我拿这笔财就送给他去发。王安来到房间里：“二少爷，一笔现成财挑挑你。”王志良说：“倒哪会来格现成财格呀？”王安说：“工钱大了，双倍咧。我家莫少爷请代亲，你去帮做代亲可好呀？”王志良说：“我又不曾做过代亲，晓得可会？”“这样，”王安说：“呆化生，做代亲总不会啊？做代亲嘛新衣裳穿起来，打扮打扮，去把他家望望就得。”“哦，这现成事会格。”肇拿王志良带到杠，王安对莫恩说：“莫少爷，望啊，代亲请得来，望望小伙子可中。”莫恩一望，嗯，小伙子不错：“不过，你帮我做代亲啊，工钱不要讲双倍，就是三倍、五倍、十倍二十倍，我总出得起格。不过一句关己格话我要关照你，你去做代亲万万不能以假成真，嬉啊嬉交我家小姐上真功夫格。”王志良说：“我保证不，不相信我跪下来赌毒毒咒把你听。”王志良双膝对下一跪赌咒了：“虚空过往神明，我王志良帮莫少爷做代亲，假使交他家小姐以假成了真，到监牢里花做罪人。”哪晓王志良一口说得无心话，后来以假作成真。莫恩一听欢喜：“咒赌了可以。”吩咐安童，新衣裳搬出来，帮王志良打扮起来。

肇说谎媒婆前领路，代亲骑马后面跟。

一到刘家庄刘员外家前门口，媒婆吩咐看门安童报，报与刘员外知道。刘员外一听：“啊呀！新女婿上门。安童，速速大开正门。”

安童听了员外令，大开朝阳两扇门。

媒婆拿嘴伸到王志良耳朵身边：“少爷，当心哟，做代亲要代像了，如果代了不像不但拿不到工钱，连我们媒婆也陪你倒霉。”王志良说：“放心，我保证像格。”肇王志良整顿衣帽，毕恭毕敬，

一步两拜两步四拜慢慢来到高厅上，岳父大人口内称。

刘员外对他一看，欢乐一半：“啊咿喂，当真十样景脱了壳，小伙子多漂亮哦。”

众位，王志良是天星临凡，格种小伙子真正漂亮。面如扑粉，小伙子盖到十来个省，两耳垂肩，双手过膝，唇红齿白，鼻直口方，天庭饱满，地阁方圆，

额心里一把珍珠伞，必是个扶皇保驾人。

员外一把搀起：“贤婿，免礼免礼。”为他不丑，办羊羔美酒，刘员外欢喜了，弄到一个顶漂亮格女婿了。哪晓太高兴酒吃多了，吃到夜晚黄昏，刘员外酒有八分，一把搀起王志良：“贤婿啊，你既来试婚嘛老诚点，不要客气，今朝夜里就交我女儿宿做堆。”老老诚诚拿他对女儿房间里一推，门哐啷一关，拿起来一反锁。王志良一想：“不得了了，我当世代亲把大家望望就拉倒，哪晓要上真工夫了。我帮人家做代亲，莫少爷工钱出得大了，我假如交他家小姐，同床共了枕，对不起莫少爷有钱人。呀，这如何是好？”王志良想想：罢了，我揆于脱衣裳嘎，我不脱衣裳，坐杠做鬼看书，她小姐家脸皮嫩，她总不好意思倒过来背我。弄本书尖呶呶对杠一坐，看书。

一夜看到五更里，不曾解带脱衣襟。

刘凤霞小姐就想：“啊呀，我家小官人，小伙子倒生了不错。怎书呆子，尽顾蹲杠看书咯。哦，晓得格，肯定是年纪轻哦，头一夜有点怕嫩生哦，第二夜脸皮肯定要老扎点格。”哪晓第二夜，还尖呶呶对杠一坐又是来下看书。

又是一夜看到五更天，不曾做同床共枕人。

刘凤霞小姐一想不好哇：“这个冤家哪里年纪太轻啊，哪里格个事体还得大懂唉。”到第三夜还尖呶呶对杠一坐看书，凤霞小姐发阴躁了。不好了，一夜夫妻不成婚，二夜必定配成双，三夜夫妻不同床，漂亮的公子就怕不在行。一到第四天早起，刘凤霞小姐对镜梳妆，对镜子里面一望，望见自己格影子千娇百媚。刘凤霞就叹想：“唉，可惜我刘凤霞空长一副花容玉貌，我的小官人他怎不爱交我格？”小姐想到伤心处，止不住格腮边就泪纷纷。梅香看见小姐悲泪啼哭，报与院君娘娘知道。

众位，闺女的婚姻是老太太的一块心病，院君娘娘急急忙忙来到绣楼。一望，果不其然，女儿眼泪纷纷。院君娘娘问：“女儿，洞房花烛夜，是人一生当中最欢乐的事体，应该欢欢喜喜，为何悲泪啼哭。你拿真心话告诉我听听看，我们是母女道理。”小姐叫声亲娘哇：“真人面前莫说假，假人面前莫道真，冤家交我成婚配对三夜整，他也不曾解脱衣襟啊！”院君一听，心中透明透亮：“噢，怪不到女儿要哭，原来小夫妻两个不恩爱。我儿不要哭，等我找你父亲算账。”院君娘娘怒气冲冲来到高厅：“员外，找女婿找女婿，找个呆女婿啊，交女儿蹲做堆三夜衣裳总不脱。”“哟。”员外嘴总气歪了，一来来到书房，格王志良夜里不困觉么，日里格辛苦呀，对书桌台上一伏，睅瞌睡。员外走他后头背住他耳朵一挤：“小婿啊，你个人稀奇古怪啊！好好夜里新床铺新被窝你不困，日里蹲堂睅瞌睡。我来问问你看，你可是嫌我家女儿小伙子推板？”“不不，小姐小伙子很好。”“我再问问你，你可是嫌我家穷？嫌我家家产少。”“不不，岳父啊，你家万贯家财。”刘员外一声冷笑：“你个冤家，我来请教你，

你交我家女儿成婚配对三夜整，为何不做同床共枕人。”

格王志良听见这一声，脸总红到耳后根。王志良一想：不好，理亏，交人家女儿蹲做堆三夜，衣裳总不脱，怎样说相？总不见得说我是代亲呀？不好蹲做堆，这不泡汤啦得格，不但工钱拿不到，也事大了，不得了。肇肇肇如何是好？

众位，王志良是读书格人，书读得多，花头大，眼睛一鞭，花头来了格。我来说点谎唉：“岳父啊，不是不愿意跟小姐蹲做堆格，我告诉你主要原因。主要啊，十样景才脱了壳，不曾老帮了，不好蹲做堆，而且脱壳是菩萨帮脱格。脱了壳，菩萨托梦把我，要禁房事一个月。如果交小姐要蹲做堆，啊咿喂，浑身发紫，而且要死。这真是黄鼠狼咬杀马，说得滴滴真，圆螺谎说得的滚能圆。刘员外挨骗住的：“小婿啊，不要嬉啊嬉啊，才蜕了壳不曾老帮，是不好蹲做堆了，菩萨不好惹，惹了菩萨不得过身。”肇让他们分床困格，省拉许多麻烦唉。

不讲王志良来到刘员外家做代亲，我们回过头来再说天官府中一段情。

我们回过头来再说天官府，丁梅香小姐格天拿小叔子王志良骂走，而有点恼恨：“啊呀，兄弟啊！我来火星头里说格狠话，当真要不到不准你家来咧，要不到也准你家来哇。”哪晓一等也不家来，二等也不回来，又不晓得他做代亲去了，格天老太太问：“媳妇，我儿志良哪里去了？”丁梅香不敢说被我骂走格，说谎了：“婆母啊，兄弟上亲眷朋友家去格，作兴来亲眷朋友家过宿了。”老太一想，格么，蹲亲眷朋友家过宿也带格。格天老太太说：“媳妇，我肚子人总饿杀得格，你出去借点粮，哪怕烧点汤粥给我度度命。”

丁梅香出去借粮，格种荒年，哪家有粮？丁梅香鬼鬼脚底，跑上十来个大水泡，考较半粒粮总不曾借到。丁梅香一想不得了了格，我丁梅香饿杀得倒不关事，

如果拿我的婆母来饿死，我就个忤逆不孝人。

丁梅香又想：杀猪匠周二一个字总不识，反而深明大义，要杀子孝母，我丁梅香是读书人，懂礼格人，我哪里连杀猪匠总不如了，他杀猪匠要杀子孝母，我也跟他学，我来杀子孝婆母。啊呀！我不曾有过生养，我哪块有儿子杀？罢了，没得儿子杀，我拿身上格肉割一块下来，烧把我格婆母吃。丁梅香真正孝咧，走到厨房里屋，拿门一关一拴，拿把切菜刀，磨了锋毛丝快，咬咬牙齿狠狠心肠，到大腿上一迟咔嚓，一块肉对上一抛，血对外一灑，唉，痛杀得哇。肇弄布条拿伤口扎扎拉倒，拿个一块肉拾起来。嘴说割肉，自肉割不深，很小一块肉格，洗洗干净凑砧板上一剁，可怜，剁了眼泪千双下，剁好了，烧了一碗肉汤端过去：“婆母啊，吃肉汤。”老太太说：“媳妇，到哪块来格肉个咧？”丁梅香说：“婆母啊！问人家借了点银子哦，荒年啊肉价贵了，不曾买到多少，只好烧碗汤给你喝喝。”老太太相信，荒年啊，粮贵肉贵：“媳妇啊，你也来弄点尝尝。”丁梅香说：“婆母啊，才间我在下一头上灶么，肚子饿了不得过，我站了灶边上喝拉一碗，这碗么空把你格。”老太太相信，肚子饿了不得过，站了灶边上喝拉一碗也带格，这遭拿碗端起来喝点汤。“媳妇啊，今朝格肉汤格外鲜津，格外好吃格咧？”丁梅香说：“婆母啊，你多时不曾吃肉，暴暴了吃到嘛，所以感觉格外好吃。”“对格，是多时不曾吃。”老太太又弄筷子沾点肉放嘴里咂咂，啊呀：“媳妇啊，今朝肉格外细番？格外嫩番？格外鲜津？”丁梅香一听，也格外细番，我身上格肉格。丁梅香说：“婆母啊，荒年啊，家家没得粮，倒头猪子养不大，通街买不到大猪肉，所以只好买点小猪肉。婆母啊，你要带住点。”老太太说：“媳妇啊，我活干大年纪，也不晓得小猪肉比大猪肉好吃。媳妇啊！下回不要买大猪肉。只要专门买小猪肉，小猪肉比大猪肉好吃。”丁梅香一听“小猪肉”是我身上格肉。一到第二天，老太太又说：“媳妇啊，昨夜格肉汤竟好吃，我馋痨病总吃发得格，我也要吃昨夜格肉汤。”丁梅香一听不得了：还要吃昨夜格肉，我身上格肉格。狠狠心肠朝厨房里一跨，拿右边大腿又迟一块肉下来，烧把老太太吃啦得。过天到夜困不着了，两条大腿疼痛难忍，腹中饥饿。丁梅香来到半夜，越思越想越伤心，放声痛哭泪纷纷，哭声王志强格官人：

“你上京都皇城跳龙门，怎杳无音信转家门。

冤家哇，你来皇城做官多享福，不晓得你妻子来家苦伤心。

可怜，我割肉煎汤孝婆母，你在皇城可知闻？”

哭声苍天，人人总说黄连苦，我丁梅香比黄连也苦三分。丁梅香来绣楼多悲泪，来了英雄一个人。什么人？湖南长沙人氏，天下第一剑客叶子岚。叶子岚本事好，文武全才，轻功特好，能飞檐走脊，能走树叶子高头跑，稻穗头上跳，像叶子岚做什么营生，做强盗，做这个强盗不是坏强盗，是好强盗。

大众一听，不大相信，也有哪家强盗有好强盗？有，他这个强盗是劫富济贫，就是拿发财的人家东西偷了送把穷人家，你说可是好强盗呀！所以老百姓送他一个绰号，叫天下第一剑客。天下第一剑客叶子岚，耳闻丹徒县水旱二荒，老百姓穷了喝精汤。叶子岚一想，我应该要到丹徒县搭救平民百姓。

叶子岚站起身，赶上丹徒一座城。

叶子岚来到丹徒，就想：丹徒县有天官府，天官府做大官发大财。罢了，我坐夜到天官府偷东西，送把平民百姓。一到二更将过，三更交初，半夜差不多，叶子岚短打结束，身穿夜行衣，带了宝刀，身子一跃，啪，上屋，走瓦高头跑了，嚓嚓嚓嚓嚓嚓，穿过二十四道房子，身如鹊儿一般。

飞檐走脊动身走，天官府到面前呈。

叶子岚来到天官府，对天官府一望，啊呀，“八处里总空格，天官府怎穷到干种功程？我伏得屋脊上听听动静看。”叶子岚对屋脊上一伏，叫无巧不成书，叶子岚齐巧伏得丁梅香绣楼屋脊上。夜静夜静，听出去不近，听见丁梅香来牙床上哭得逼清。

“可怜，我割肉煎汤孝婆母，匡得不要命残生。”

叶子岚一听：耶，这个女子多孝顺啊，情丧拿身上格肉割下来烧给婆母吃，这种大孝子我不搭救枉为天下第一剑客。罢了，我到大地方偷东西，来送把他天官府。叶子岚当夜动身，叶子岚是飞毛腿，脚膀上长飞毛。日行一千还带吃烟，夜行八百还带住宿。

赶到南京城，到南京制台赵建家盗库银。众位，何谓南京制台？就是南京顶大格官，大拇指头，到库房里偷银子三百两、金条三十根，还偷到一个宝贝。什么宝贝？一张图，这张图就是一张纸头上头画一棵松树，松树底落画一只白鹤，这张图就叫《白鹤图》。

众位，这张《白鹤图》走拿哪块来格？书中暗表，因为南京制台赵建家上代里来皇城做了内京官，外国进贡《白鹤宝》图，万岁送把他保管格，一落里摆了家里库房里。这个白鹤图放了家避妖避邪，避风避雨避火避水，是无价之宝，被叶子岚偷到，叶子岚返回丹徒。叶子岚就想：“我要拿这三件东西送到天官府，天官府是做好事格人家，正派人，不义之财肯定不肯要。啊呀，我怎送得进去咧？有了，我来冒充他家大少爷身边的安童，格么，儿子带把母亲的东西肯定要收格。”所以叶子岚乔装改扮安童模样。

叶子岚站起身，天官府到面前呈。

天下第一剑客来到天官府高厅之上，见到尹氏太太，叶子岚双膝来跪下，老夫人连连口内称。老夫人：“我是你家大少爷身边格安童，现在大少爷做了大事体，做了宰相，发得大财，叫我家来送东西。银子三百两、金条三十根，也有万岁送把他的国宝——《白鹤宝图》，它能避妖避邪避风避雨避火避水，是无价之宝，也带家来把你。”老太太欢喜了，儿子做了大官，格么儿子带家来的东西，母亲哪有不收的道理，统统收下来，写家书一封交把叶子岚。叶子岚带了家书辞别老夫人走出天官府，叶子岚一想：我也帮你送家书，也不晓你家大少爷究竟来哪里，我说说梦话格，我走咧。

叶子岚站起身，还去干他的老营生。

不讲叶子岚继续劫富济贫，也不讲天官府发得大财太平了。

我们单讲二公子王志良，来刘员外家代亲一个月满了要打转，对员外说：“岳父，我剩三天来娶小姐格好？”“可以啊！”王志良回到莫恩家：“莫少爷，代亲成功，剩三天就好去娶小姐。”莫恩说：“来哇，你蹲杠蹲上一个月，格曾交他家小姐上真功夫。”个王志良说：“不曾，我不曾，我说谎格，我说十样景才脱了壳不曾老帮啊，不好跟小姐蹲做堆，所以分床困一个月。”莫恩一听佩服，唉，你这人竟正派咧，我一定不准你家去，一定要蹲堂吃得我格喜酒，我才肯放你回转。肇硬拿王志良留下来。一到第三天，莫恩家大红花轿，热热闹闹吹吹打打到天官府，经过天官府门口，到刘家庄娶小姐。员外就想：“呀，自从盘古直到今，不曾听哪家有脱壳的十样景，心里总归不踏实。罢了，小姐上轿归上轿，我带五十个打手扮做送亲格，去望望究竟是怎样一回事。如果真正脱了壳，不是十样景，格我的送亲格弄点喜酒吃吃就好打转格，如果不曾脱了壳，还是十样景，我们撒野就打。”

这遭小姐坐轿动身走，员外带了打手后面跟。

一到莫恩家，莫恩识相点，还请代亲出来帮你拜堂，就一句闲话总没得。但是莫恩有想法：“小姐到了我家了，不怕她飞啦得，再一个，我一生一世只拜一回堂，把人家代了去了，实在不情愿，我要自己来拜堂。”吩咐安童，开箱倒笼，新衣裳对外捧。“替我打扮打扮，我要做新郎，我要亲自来拜堂。”安童替他打扮，哪晓得爆花瘌子簪笼头，戴到方巾转溜溜，帽子戴不住。安童说：“少爷啊不要紧，捧点老棉絮捆捆。”像捆烂膀，那帽子戴上去了。哪晓得躬背驼子胸前凹下去蛮多，衣裳穿上身不像样。安童说：“少爷啊不要紧，弄点棉尿布衬衬垫垫，拿衣裳穿起来。”

头带逍遙八字巾，身穿鸚哥绿海青。

湖州丈巾腰中束，粉底新鞋簇簇新。

手里拿把呢贡扇，假马是个念书人。

莫恩打扮好了，对高厅跑了。随你多打扮，格撂脚拐子扮不掉，一只脚长一只脚短，一跑一辈像下河人背纤。

实颠实颠动身走，高厅早到面前呈。

刘员外带打手望好了格，不好了，略脚拐子十样景不曾脱壳。“打哟打哟。”五十个打手一齐动手，乒啊乓，兴啊轰，前厅后厅敲了直笼通，拿媒婆捉得来。“媒婆你们说十样景脱壳，怎不曾脱壳哟？”媒婆说：“员外，我们说谎格。”“来，我来问你看，个天上我家去试婚格怎这么漂亮格？”媒婆说：“员外，告诉你内心话，那天子试婚格是我家莫少爷出双倍工钱请格代亲。”“哦，抓代亲，找代亲。”

王志良听见抓代亲，半条命总吓啦得。吓得对床上一遁，帐子一下，肩头一耸牙齿抖得不得交合，拿帐子跟帐钩抖摇起来。巧了，一个打手走床身边经过，帐子里来堂抖了不过。拿帐子一捞，代亲遁在床上哩，代亲遁了床上哩，一把拿王志良拖出来就对轿子里一揿。

不问青红和皂白，抬了代亲就动身。

一回到刘家庄，刘员外端坐高厅。“安童啊，拿代亲背得来。”安童拿王志良带到高厅，

王志良来到高厅双膝跪，员外连连口内称。

员外说：“这个冤家，姓甚名谁？家住何方？为何要帮人家做代亲？说点把我听听看。”王志良说：“员外啊！真人面前莫说假，假人面前莫道真，你要问我名和姓，不是无名少姓人。

高山点灯明亮大，井底栽花根也深。

家住本城北门外，五里之遥太平村。

父亲吏部天官王玉安，母亲尹氏正夫人。

我是天官府里的二公子，王志良就是我当身。”

叫声员外：“害就害了为了倒头二十两雪花银，所以我才肯帮人家做代亲。”刘员外一听：“原来是赫赫有名的天官府二公子，你要做代亲，我家女儿名誉总坏把你。二少爷，我看这样子，

不如就留在我刘家庄招嗣婚，传接老身后代根。”

王志良说：“员外，万万不能，我帮莫少爷做代亲，莫少爷工钱出得多，我才答应他做代亲。假使交你家小姐真成婚配，我对不起莫少爷有钱人。”刘员外说：“呸！你对不起莫少爷你就对得起我？你做代亲拿我家女儿名誉总坏啦得。你识点相，蹲我家招亲，交你拉倒；不识相，我写张状纸送到县府衙门，说你个冤家油头光棍，上我家来调戏我家女儿，你强奸闺女问斩罪，调戏民女要充军。你可答应？不答应拿你个冤家对监牢里一拷，你今世里不得回

家。”王志良一听命总没得，啊哟，不答应要坐监牢，一步总不得跑。

绷帐双膝来跪下，岳父叫了两声。

刘员外哈哈大笑，一把搀住：“贤婿，免礼免礼，拣日不如撞日，撞日不如当日，丁是丁，卯是卯，现在拜堂顶好。不要再推，马上再和我女儿宿做堆。肇现成酒菜现成亲眷朋友总在场闹闹热热，挂灯结彩，和刘凤霞八拜天八拜地，八拜虚空过往神。

夫妻拜个和合样，洞房花烛去安身。

夫妻拜过堂，然后入洞房。

抬起头来看，摆设亮堂堂。

夫妻圆花烛，五子便登科。

长命富贵寿，千载万代和。

夫妻吃过交杯酒，做个同床共枕人。

青春公子少年女，又是门当户对人。

大众，不讲王志良交刘凤霞小姐夫妻多恩爱，我们再讲莫恩一段情。

再讲莫恩少爷。倒霉了，请代亲请代亲，小姐倒被他代了去格，我要报仇咧！吩咐安童：“拿杀猪匠周二请得来。”为周二不丑，办了羊羔美酒，吃吃酒，莫恩开口：“周二，我问问你看，你来家做点什么营生？”周二说：“莫少爷，我沿小不曾读书，我只会杀猪。”“喔，会杀猪格，你格会杀人？”“不曾杀过，不曾杀过。”莫恩说：“不假，杀人比杀猪子赚钱啊！你替我杀一个人，我赏你千两雪花银。你只要有这个胆量，拿张刀，坐夜到刘员外家去，一刀将他格新女婿王志良身丧命，我赠你千两雪花银。”周二一听，暗吃一惊：“呀，要去杀王志良。不好了格，

王志良不是张三并李四，是我周家大恩人。

要不是王志良送我家二十两纹银，我儿阿福哪有性命到如今。受人滴水之恩，当以涌泉相报，我不能好了伤疤忘了疼，吃水忘记挖井人。我万万不能恩将仇报，我万万不能去杀王志良。但是周二又想：我如果现在不答应去杀王志良，莫恩还是要请别人去杀王志良，王志良还是没得命，这如何是好？周二一想：罢了，我不如表面答应将王志良来行刺，暗里下做通风报信人。周二主意已定：“莫少爷你放心，杀人跟杀猪子差不多。我杀猪子的本事好了，顶大的猪子三百来斤，我一把背住，一刀就戳得它心脏。他王志良顶多百十斤，我保证一刀头送他格命。

在我在我总在我，在我周二一个人。”

莫恩信以为真，跟手拿出五百两银子交把周二。周二拿了银子动身，就想：我要到刘员外家去报信，刘员外家大发财，寻常人不得进去。嗯，不要紧，我发得财了，我有了五百两银子，我来买礼物。买了四色礼物，送到刘员外家。“员外，你家新姑爷王志良交我周二是顶好格朋友，你家急急忙忙办喜事，弄我周二人情总不曾来得及送。员外，人情不好漏，今朝是来补人情格。”刘员外说：“我格要补办喜酒啊？”“格你肯定要办喜酒，我们就是要来吃喜酒格。”员外吩咐拿喜酒办起来，格么王志良是员外家新姑爷，理应做陪客，吃吃酒，周二拿脚从台子下伸过去踹王志良的脚背，嘴直歪，眼睛直瞄，你死人出来呢，我有要紧话跟你说。王志良有数，点点头。肇两人稀稀步子动身，同台吃酒的人以为他们两人要去方便方便，不晓他们去说悄悄话。一到无人之处，周二说：“少爷，你蹲杠开心成亲，莫恩买嘱我来杀你，我表面答应，我暗里下来送信。少爷我发得财了哇，今朝半夜里上我家去，我送你路费，你进京赶考。少爷格，等你有了高官并禄位，没得哪个敢欺负你当身。”肇二人约好了，一到半夜，王志良偷偷动身，拿后花园门一开，周二等好了格，一把搀起王志良。

急急忙来急急奔，暴头村到面前呈。

一到暴头村周二家了，周阿福已经困着得了。周二背住阿福的耳朵：“儿啊，起来，起来，你家恩公义父到了格，起来替我拿鸡窝里格一只常生蛋的鸡背起来杀杀，招待招待你恩公义父。”阿福说：“父亲，不好弄别的东西招待，浑空就该那只常生蛋的鸡，杀啦得没得鸡蛋吃，你不晓得你家儿子，沿小就欢喜吃鸡蛋。”周二说：“儿啊，你个呆化生，杀鸡子比吃蛋合算，拿鸡子一杀，血对刀上一灑，等我到莫恩家骗五百两银子。儿啊，算盘拿得来算算看，五百银子要买多少个鸡蛋。不要讲吃，窖了肚里总有。奉外鸡子一杀，滚汤褪毛，清肠、破肚，油盐爆炒，鸡肉烧起来，招待你格恩公义父，你说可好？”阿福说：“对格，杀鸡子比吃蛋合算。”跟手爬起来拿鸡子一杀，血对刀上一灑。周二说：“儿啊，你蹲家煨鸡肉，我去骗钱了。”周二拿了带血的钢刀，一来到莫恩家：“莫少爷，王志良被我戳杀得了。望啊，走颈脖子擅进去呢，刀高头血滴滴，红荡荡。”莫恩一看，当真，刀高头鲜血淋漓。莫恩欢喜了：“王志良，王志良，你贪做代亲，开心送了一条性命。”

哪晓他萝卜花眼睛看不明，人血鸡血也分不清。

莫恩跟手又拿五百两银子送把周二。

周二拿了银子站起身，暗里笑了肚里疼。

周二欢喜不过，我做了好人又发得财，这种好事到哪里来。周二一到到家，鸡肉煨烂了格，三个人弄点鸡肉，弄点老酒，带吃带相，讲到大天八亮。周二说：“二少爷，我送你二百两纹银。”王志良说：“我不要，我不要。”周二说：“来哟，你往常送把我，我就收格，现在我送把你，你就不要！”王志良说：“往常我只送你二十两，今朝送上二百两，太多了！”周二说：“不多哇，往常格二十两，比现在格二百两值钱。你二十两银子救我家阿福一条命，你说一条命要值多少钱啊！”这遭——

王志良把他说得没得口开，二百两银子收下来。

阿福说：“义父，你要进京赶考，千里迢迢没得人陪你，没得人服侍你。我是你义子，我要尽孝，服侍你进京赶考。”

跟了王志良就动身，来到天官府大前门。

见到尹氏太太，王志良忙行礼，母亲连连口内称。老太太说：“儿啊！你上哪去格？干多天数不家来？”王志良一想：我不能拿真心话告诉母亲，如果拿真心话告诉母亲，堂堂天官府的二公子，去帮人家做代亲，成何体统？母亲家规很严，不得过她格身。罢了，我来说点谎：“母亲，我上亲眷朋友家去，亲眷朋友对我好了，今朝你家请我吃鱼，明朝他家请我吃肉，又吃馄饨又吃团，一直吃到今朝。母亲啊！我总养壮了，小下巴总养起来了格。我银子借了多喽，二百两银子。”

“母亲我丢一百两把你，我带一百两做路费进京赶考。”老太太说：“儿啊，我还要你格银子来，家里发得大财了，你家大哥哥做了宰相了。个天派安童家来送来银子三百两、又送金条三十根，还有万岁送他格国宝——《白鹤图》。这白鹤图能避妖避邪，避风避雨，避火避水，是无价之宝。儿啊，你要进京赶考，千里迢迢肯定要经过很多荒野之地，弄不好要遇妖魔邪气。儿啊，我拿《白鹤图》捂了你心口头，做一个护身符，好避避邪。”肇拿《白鹤图》对王志良心口头一捂。

众位，你们要晓得，回头这张图就是惹祸的根苗。肇王志良辞别母亲，辞别嫂嫂，带了阿福。

父子二个动身走，直奔京都帝王城。

父子二人在路行，前面遇到对头人。遇到哪个？两个京骗子，一个叫张狼，一个叫李狗。京骗子穿着好了，穿着簇崭新格衣裳，个人背个簇瓜拉新格包，包袱里存了结鼓鼓，你们晓得总是存了什么东西？总存点草纸，没用头衣裳，摆摆架子格。京骗子眼睛最毒，滑头

滑脑，狠货不敢骗，总要骗忠忠厚厚老老诚诚的人。一望见王志良跟周阿福，年纪轻、老老诚诚、忠忠厚厚，包袱不小，肯定金銀不少。张狼眼睛一鞭：“喂，二位兄弟，你们上哪里去？”王志良说：“我们进京赶考。”张狼说：“顶好顶好，你们进京赶考，我们弟兄两个上皇城販珍珠八宝，我们结伴同跑格好耶？”王志良一看：“哎，这两人派头大，又发财，好好好，一面结伴同行。”才开头，张狼李狗对王志良好，带到饭店吃茶吃酒，不要王志良摸兜包口，张狼李狗总争了算账，抢先把钱。王志良对阿福说：“阿福，竟有好人呱。这两个人竟是朋友人，竟拚得用钱。”哪晓格天跑快到南京城，张狼花头来了呱，对阿福说：“你这位小兄弟，我看你块头小、力气小、包袱重，像赛背不动。格么在家靠父母，出外靠朋友，我们块头大，力气又大，我们帮你拿包袱背拉一段格好？”阿福说：“不需要，我背动格。”李狗说：“张狼哥哥啊，倒不是说你霉话，你倒好心帮人家背包，你格晓得人家骨子里瞧不起你啊，就恐怕你要拿他格银子包袱拐走，还肯相信拿银子把你背咧。”王志良脸总被说红起来格，王志良说：“阿福，这两个人是朋友人，把他们背拉段，不把他背么，反而回头要说我们小家八腔。”肇拿银子包袱交把张狼李狗，张狼李狗得到银子包袱，肇拿他们主仆两个带进南京城，拣顶热闹人顶多格地方，三轧两轧，拿他们主仆两个倒轧丢啦得格。

张狼李狗急急忙来急急奔，财神庙到面前呈。

到财神庙分赃，张狼说：“李狗兄弟，对不起啊，这笔交易哥哥我先看见，我出格主意，对不起，我要占点强，我得八成，兄弟你弄嘎两成。”李狗一听，眼睛一暴，眉毛一翘：“办不到，你望望我可是你吃呱。要么对成分，少一成总不成功，少一成我情愿一两总不要，我到县府衙门里去把你告。”张狼听见把他告，吓得心惊肉跳：啊呀，对县府衙门一报，我是首犯，我张狼犯法我个人要先背杀。“好，兄弟，算你狠算你狠，我们就对成分。不过兄弟，要买点酒，买点猪头来供供财神菩萨，求财神菩萨保佑我们，做京骗子不破账才好咧。”“好格呢。”张狼说：“我去买酒。”李狗说：“我去买猪头。”张狼去买酒就想：李狗个瘟贼，我分二成他嫌少，我叫他半成总分不到，我拿酒肚里放点毒药，拿李狗药杀得，银子我个人独得。李狗去买猪头就想：啊哟喂，张狼吃性太大，两人同做格事体，情丧他要得八成，呸，我叫你一成总分不到，我拿猪头肉肚里放点砒霜老鼠药，拿张狼药杀得，银子我个人独得。肇两人酒、猪头买家来，供供财神菩萨，李狗拣猪头煨，多放油少放盐，放点红糖和生姜，又放点八角和小茴香，猪头煨了喷喷香。煨好了端得来，两人坐下来吃。张狼就想，酒肚里有毒药格，张狼眼睛一鞭：“李狗兄弟，昨夜哥哥我多喝得一口酒，我今朝闻见酒啊我就要作呕，我不能吃酒。”李狗说：“哥哥，你不喝酒你多吃点猪头肉格好呀？”张狼说：“兄弟呀，我从小就欢喜吃个猪头肉，猪头肉上头一层皮煨了粘笃笃，特别猪拱拱十里香，撩青我顶合适。”李狗一听多欢喜，我只要望你多吃点。李狗说：“张狼哥哥，昨夜子多吃得两块肉，夜里被不曾盖得好，啊喂，今朝早起不聚肚，肚子不好过，我不能吃猪头肉。”张狼说：“李狗兄弟，你不吃猪头肉，多喝点酒格好呀？”“啊呀，哥哥，我从小就欢喜弄口酒。”张狼欢喜了，我只要望你多吃点酒。肇一个出劲喝酒，咕咕咕咕，一个拼命吃猪头肉，巴嗒巴嗒。哪晓酒药性来了顶快，李狗肚子先痛，李狗说：“张狼哥哥，你酒肚里格有眼孔，我格肚子腾腾空怎干痛格，外间不红，肚里来下贡脓，肚肠揪，我要作呕。”张狼一声冷笑，嘿嘿嘿：“兄弟哎，你上了我格破布浪了，早先分二成你不要，你肇半成总得不到，告诉你，我酒肚里放了毒药。”李狗说：“张狼哥哥，你不要当我是好东西哟，我也不是省油灯，告诉你内心话，我猪头肉肚里也放了砒霜老鼠药。”“啊嘿嘿，我格肚子也痛起来格。不好了格，真是欺心没得高官做，作恶没得好收成”。张狼李狗痛了打滚。

药性发作了不得，七窍流血丧残生。

行好得好终身好，张狼李狗做京骗子没得好收成。按下不表，再讲王志良交周阿福。银

子被骗啦得，身无分文。王志良说：“不要紧，我还有国宝宝贝去到典当铺里当点银子。”一来来到隆庆典当，王志良拿白鹤图对柜台上一放：“朝奉，当宝贝来。”小朝奉不识得宝贝：“呸，这个东西也算宝贝，依我看起来，你肯定来垃圾堆上拾到张旧画张，来冒充宝贝。”王志良说：“你果识货，这是无价之宝。”“还无价之宝，画张，不要搅。”“宝贝。”“画张。”“宝贝。”“画张。”两人争论不休，正来下争了面红耳赤，哪晓得走，走里间走出个老朝奉来。老朝奉识得宝贝，一望：“啊哟，无价之宝《白鹤宝图》。”

众位，书中暗表，这爿典当不是别人家开格，齐巧不巧，是南京制台赵建家开格典当，所以老朝奉晓得内情。老朝奉就想：我家大人为了少拉这件宝贝，天天饭么吃不好，觉么困不好，你个冤家情丧偷了到堂块当。随手吩咐人稳住他，又吩咐人报信，报与南京制台赵建知道。赵建派当差衙役来到典当铺：“哪个当宝贝？”“我。”“这张宝贝《白鹤宝图》是哪一个格？”“就是我格。”只要望说是你格，铁链子一锁，背起来就走。

不问青红和皂白，铁链子锁了紧腾腾。

就拿他带到制台府衙门。南京制台赵建坐堂，三班衙役帮忙，分站两旁。“威武”，一声堂威，大人升堂。赵建拍动惊堂木：“衙役，带盗国宝的江洋大盗上堂。”肇拿王志良带到公堂。

王志良来到公堂双膝跪，大人叫了两三声。

赵建拍动惊堂木，执指一指：“我把你江洋大盗姓甚名谁？贼窠在何处？同党几人？作案几起？为何盗取我国宝《白鹤宝图》？速速从实招来，免得本官大刑伺候。”格王志良听见这一声，冤枉喊了不绝声，“冤枉冤枉冤枉——

总说没得冤枉事，这件冤枉海能深。

我本是个书公子，决不是违条犯法人。

南京制台赵建拍动惊堂木：“嘟！江洋大盗，人证物证俱在，你还狡赖。我晓你年纪轻，咬口紧，不用大刑，岂肯招认。来呀，拿他拉下去重打四十大板。”衙役如狼似虎，将王志良摁到公堂，四十大板，打得他皮开肉绽，鲜血淋漓，昏死过去，拿冷水对他脸上一浇。

人不伤心心不死，冷水泼面转还魂。

可怜王志良还魂打转，浑身疼痛难忍：“啊哟喂，痛煞得，熬不住了格。不好了格，现在招也是死，不招也是死。罢了，免得皮肉受苦，我不如招了吧。”叫声大人哦：“你免动大刑，是我是我总是我，私盗国宝我承当。”

肇么就屈招，说一句记一句，口供录得紧腾腾，拿口供把王志良画字。王志良拿到个笔只是抖，只是抖。“不好了格，我往常提笔没得四两重，今朝提笔重千斤。可怜啊，笔头尖尖一撮毛，画起供来哟坐监牢，但是不画不得了，不画又要挨打了，绷帐狠狠心肠一画。一画不好了，一字入公门，千斤拔不出。拿王志良，

重枷重锁送到监牢里面遭磨难，六十天杀头不容情。

可怜二公子王志良坐牢，一步总不得跑，困么困了狭床上，杵嘴棒杵了紧腾腾。日里总好过，到夜里格日子顶难熬。

二公子来到黄昏里，嘤嘤啼哭泪纷纷。

一更里公子入牢门，啼哭泪纷纷。

要吃毒药无钱买，上吊少根绳。

二更里公子入得牢，啼哭泪滔滔。

投河没有淹胸水，割颈少口刀。

三更里半夜心，蚊子又要咬，跳蚤扁螂要啃背心。

屋望里格老鼠猫能大，爬上爬下扒眼睛。

四更里睡矇忪，辛辛苦苦打瞌睡。  
祖宗亡灵来托梦，醒过来还在监牢中。  
五更里要天明，牢头伯伯你容容情。  
高抬贵手饶饶我，没得铺监雪花银。

可怜哦，王志良监牢里哭五更，更更要啼哭泪纷纷。哭声我格亲娘哎：“你不要当你家孩儿进京赴考有好处咯，哪晓得我来监牢里花做罪人。亲娘哎，孩儿坐死监牢不关事，丢下我白发老母靠何人。我格亲娘啊，你往往晌将孩儿抚养到二九十八春，可怜我又做不到你格养老送终人。亲娘啊，你十月怀胎么空带了我，三年格乳哺哦你枉费心。我格亲娘，你再打打退后算盘，譬如沿小不曾生到我，只生到我格哥哥一个人。亲娘啊，譬如养到你家孩儿沿小关节重，三六九岁就丧残生。”

王志良哭到伤心之处，狠狠心肠，双膝对下一跪，望空拜了三拜，叫声亲娘哎：  
你受你格孩儿拜三拜，报报我格母亲养育恩。

不讲王志良监牢多悲泪，再讲周阿福晓得义父坐监牢。“啊呀，义父坐监牢，我要提篮送监饭。我身无分文，到哪块有钱来格饭送？罢了，我就来要饭来。”他左手拿枯竹枝谨防恶犬，右手拿豁片头碗讨饭子营生。我要到好格送到监牢里花把我义父吃，要到丑格我阿福自己吞。不讲王志良、周阿福南京城里遭磨难，我们再讲皇城一段情。

再讲老奸党当朝宰相史泊一想：嘿嘿，现在朝纲上没得好本事，我来造反哩。写秘密书信一封，吩咐心腹得力家将，拿书信送到东辽国，约东辽狼主起兵攻打中原，他做内应。

能够里应外合拿明朝江山来打下，江山和你对成分。

书信送到东辽国，东辽国狼主拿书信一看，欢喜。跟手订了合约，合约一式两份，一份带把老贼史泊保管，一份留在东辽国。东辽国起兵，封红毛大元帅乌里黑交军师魔里牙带兵。魔里牙是妖道，有妖法格，妖法多端，带番兵四十万，进攻我们大邦中原，一打打到东山关。东山关总兵张恒，是万岁的御外甥，打不过外国人，吓得关门紧闭，免战牌高挂，告急本章送上京都皇城。永乐皇帝高举本章上上下下看完成，腹中也忧愁哇二三分。万岁对文武百官说：“众家爱卿，不得了呱，现在东辽造反，大队兵马打到东山，东山关吃紧，告急本章进京，哪一位代孤家领兵带将，增援东山关，攻打东辽兵，得胜班师回朝后，官上加级重封赠。”哪晓得文官不答应，问到武将不作声。

三百文来二百武，个个像泥塑木雕人。

永乐天子连问数声，无人答应，只躁得龙泪滔滔，哭声苍天哎：“只叫国家将兴，必有祯祥，国家将亡，必出妖孽。

孤家江山如同风中烛，缺少擎天柱一根。”

执指一指：“我把你们文武百官，你们总是酒囊饭袋，都是饭桶。你们太平年间总嫌官职封了小，燎乱年岁怕出征。不得了了格——

我朝中缺少忠良将，万里江山不太平。”

老奸党史泊撩袍跪倒，执笏当胸，口称万岁：“少要担心，休要害怕，臣保举一人，可以征剿东辽国，只有我格外甥葛云飞文武全才，有万夫不当之勇。

他一人能当千员将，单刀能退百万兵。

只有我格外甥一出征，何愁江山不太平。”

万岁一听，果然相信：“老爱卿，赶紧写信，叫你外甥进京。”肇史泊写信，信格内容这样子：告诉外甥你到皇城做兵马元帅，征剿东辽总是假，勾结外国是真情，里应外合，明朝江山打下，舅舅我就是大皇帝，外甥你就是小皇帝。大概就这个意思写好了，吩咐心腹得力家将，拿书信送到云南都督元帅府，交把小奸党葛云飞。葛云飞拿书信一看，欢喜了：“嗯，舅

舅家没得后代了格。我两个老表史文彬、史文林，二月十九被文武状元打杀得格。舅舅家没得后代，舅舅做皇帝，外甥好做太子。我赶紧进京，我武艺又好，我格马又快，我不带做伴格，做伴格反而拖后腿。我只要一个人去见我的舅舅。啊呀，多年不曾交舅舅会面，恐怕舅舅不认得我，我拿舅舅写把我格亲笔信放了袋袋里下，舅舅望见他亲笔信么，他就晓得我是他外甥格。”这遭葛云飞单刀匹马，匹马单刀要快，抄小路直奔京都皇城。

打马加鞭动身走，天嵩高山面前呈。

一天经过天嵩高山。松林深处吭唧唧唧唧，一旁锣响，冲出一彪人马，为首女大王甘赛花。提到甘赛花，我在开卷格辰光就讲过：甘老将军被奸党满门抄斩，就逃出一个甘赛花，在这天嵩山做女大王。甘赛花身骑胭脂桃花马，手执梨花宝枪：“呸，那一个肥羊，速速丢下买路银子来。”葛云飞：“呸，女强盗，你可曾称上四两棉花纺一纺，你家姑老爹可是省油灯，我家舅舅当朝宰相，皇帝格先生史泊史太师。我叫葛云飞，我要上我舅舅杠去有要事，你大王识点相，让条路等我过去，咱们河水不犯井水。”

若是说声你不肯，我将你山寨一铲平。”

甘赛花一听，怒从心头起：“嘟，我把你格小奸党。提到老贼史泊奸党人一个，是我甘家冤仇对头人。你格小贼来正好，请你吃枪。”催马向前，挥动长枪就刺。小奸党葛云飞不敢怠慢，摆动象鼻子大刀急架相还。一个用刀，一个用枪，刀碰枪藏藏响，枪碰刀冒火星，二马盘旋，杀在一起。

第四十四条膀臂分上下，八只马蹄定输赢。

大战交锋四十回合，八十照面，甘赛花越杀越有力，葛云飞久战有精神。一个八两，一个半斤，秤钩遇到枣核钉，胜败不分。甘赛花一想：“呸，你格小奸党武艺高强，没许多力气交你打。”放宝贝，默读真言咒，放出红绿捆仙绳，就将葛云飞从头到脚捆了像树般子菩萨，将他生擒活捉。带到聚义高厅，到他袋袋里一搜，拿老奸党信搜出来，甘赛花一看，说：“哟，原来你们这些瘟贼要勾结边邦外国。”咔嚓一刀，拿小奸党葛云飞杀煞得格。甘赛花一想：罢了，我来女扮男装，扮做奸党小外甥，去骗老奸党。这遭甘赛花拿男子衣裳一穿，带了老贼格信，打马加鞭赶到京都皇城。

书要简短，甘赛花到宰相府高厅之上，见到老奸党史泊，小姐双膝来跪下，母舅大人叫几声。老奸党史泊对她一看：“啊呀外甥，你怎长变啦得格？块头长小了，脸上皮肤长嫩了，喉咙长细了长尖了。”甘赛花一听不得了，老贼史泊记得他外甥格腔调格？甘赛花眼睛一鞭，花头来了：“舅舅哎，你家外甥来云南拜一个好本事做师傅学武功，我家师傅教我轻功，弄金丹把我一吃，我块头变小了，我皮肤变嫩了，我轻功变好了。舅舅，你不相信，我拿你格亲笔信把你看。”肇拿信掏出来，交把老贼史泊。老贼史泊一看，自己亲笔写格信，哪有不识得格道理，便深信无疑。一到第二天天明已亮，史泊来到八宝金殿，“启奏万岁，微臣外甥已经到了格。万岁说：“传他上殿。”甘赛花二十四拜俯伏金阶拜见万岁，万岁一看：“啊呀，小爱卿，你块头太小就怕本事不好，格打得过外国人？”小姐说：“万岁，块头大就有用呀！俗话说得好，

弥陀佛虽小当堂坐，金刚虽大看山门。

碾砣虽大场边上滚，秤砣子虽小压千斤。

你不要看我块头小，我本事很好，不相信，我来舞点刀把你看看。”甘赛花拿长衣裳一卸，短打结束，拖一把单刀，出金銮殿舞起来格。

众位，甘赛花虽然是女流之辈，她是骊山老母格门徒，格种刀法不得了，摆开门路，一路分三路，三路分九路，九九八十一路。

就是慢舞人可见，回头舞快不见人。

只听刀风，呼呼呼呼呼，咔咔咔咔，舞起刀刀赛渥闪，划水不进半毫分。舞过之后，刀对下一放，甘赛花脸红总不红。万岁欢喜：

“小爱卿前来听封赠，征东元帅你当身。”

老奸党史泊欢喜，外甥是元帅了。肇拿她带到宰相府：“外甥，你做了兵马大元帅，征剿东辽总是假，勾结外国是真情，恐怕外国人不相信，我拿交外国人订格合约交把你，外国人看见合约肇就相信格。”肇拿格一份合约交把甘赛花，甘赛花欢喜了：“嘿，你个老贼，硬凭证到了我身边。”肇甘赛花辞皇别驾，择过吉日，御校场之上法鼓三通，放炮三声，点起十万兵马。甘赛花就想：我还高兴帮你们打仗，我拿兵马带天嵩山上去拉倒。

带了兵马动身走，天嵩高山去安身。

再说东山关总兵等救兵，一等不到，二等不达，心中发躁，二次告急本章写好，送上皇城。万岁二次告急本章一看，将史泊传到金殿：“史泊，孤家问你，你外甥兵马带哪里去了咯？”史泊说：“个不是上东山关。”“哪，还东山关，现在东山关二次告急本章总到了格。”老奸党自己没数：“啊哟，万岁，我也不晓他上哪去了格？”正在此时，皇门将军启奏万岁，文武双状元王志强来午朝门口候旨。

众位，书中暗表，王志强将安南平定，已经回到京城。万岁说：“好，宣他上殿。”王志强二十四拜，俯伏金阶之上，口称我主万岁，天子万年万寿无疆。“万岁，微臣托您格洪福，凭三寸不烂之舌，已经拿十三个小国家说得服服帖帖，现在安南平定，微臣回京复旨。”啊哟，万岁欢喜啊！王志强色样好格，不用一兵一卒，就平定安南国，“王爱卿，孤家现在有一件难事，十万兵马交领兵元帅，不知何方去了？孤家命你出京，寻找十万兵马交领兵元帅，封你一封，

王志强前来听封赠，都台巡按你当身。”

众位，巡按大人官职大了。怎样大相？见官大三级，就是随你多大格官，他看见你总归比你大三级，赐他尚方宝剑一口，圣旨一道随身，还有三千御林兵。王志强辞皇别驾，校场点起三千兵马。王志强就想：我倚功也好搭搭势，诸处地方总不去，前往丹徒一座城。要上丹徒县，南京是必经之路，走南京城经过。王志强就想：南京是我们本省，不晓南京制台是清正官还是糊涂官，拿案卷拿得来查查看。肇拿案卷查了。哪晓得一查查到当中有一个案子？王志良私盗国宝白鹤宝图一案，一查判决六十天杀头。一查日期不得了，还有三天就要法场过刀。大公子王志强发躁：“不好了格，

饶我巡按权柄大，要救我格兄弟难上难。”

不讲大公子王志强心中发躁，再讲周阿福晓得不得了，还有三天义父要被法场过刀，急得没法，

来大街上三个抛来四个滚哦，只是啼哭泪纷纷，

周阿福来大街哇多悲泪，来了英雄一个人。

什么人？湖南长沙人氏，天下第一剑客叶子岚，就是偷了《白鹤宝图》格老朋友。齐巧不巧，走南京城经过！望见周阿福悲泪啼哭，叶子岚是顶顶欢喜管闲事格人，叶子岚站到阿福身边：“喂，你这位小兄弟，为何悲泪啼哭？有何冤枉之事，告诉某家听听，某家代你伸冤报仇罢了。”周阿福睁开泪眼，对叶子岚一看，只见叶子岚英雄气概，相貌堂堂，腰挎宝剑，脸上一团正气，料定他肯定是好人。肇阿福双膝来跪下，将军叫啦二三声。将军啊：

“真心之话告诉你，铁石心肠也软三分。”

肇怎样怎样如此如此就告诉叶子岚，因为不好讲重经，讲了重复经啊大家总不爱听，就是讲到现在一段格事情告诉叶子岚。叶子岚一听：“呀，我好事变坏事，倒头《白鹤宝图》害了人。”一把搀起阿福，不必悲泪啼哭，上我身边去。肇拿他带到招商店，叶子岚说：“阿

福,你定心困觉,没得你格事,等我坐夜上制台衙门里去望望看。”一到二更天,叶子岚短打结束,身穿夜行衣,带了宝刀,脚一踏上屋,走瓦高头跑。

飞檐走脊动身走,制台府衙门面前呈。

叶子岚站了屋脊上一望,望见一排楼房有灯光,跟手飞到格楼房屋檐头身边,拿脚挂了屋檐头高头,来个金钩倒挂,手摸到纸糊窗子。众位,格歇不该玻璃,是纸糊窗子,用手指头一掏,掏一个小眼,一只眼睛睁一只眼睛闭,对里一望,哈呀喂,巧了,这个楼房不是旁人住格,是南京制台赵建家女儿赵月娥格绣楼。赵月娥小姐交梅香来灯下绣花,一面绣花就闲谈。“啊喂,”梅香说:“小姐哇,监牢里格罪犯王志良小伙子漂亮喽,要不是罪犯,做你格新姑——,爷也不曾说得出口。叶子岚走窗子钻进去:“你们来下说什么?”“嗯,我们不曾说,我们不曾说。”“不曾说?我才间听见格,说监牢里格罪犯王志良小伙子漂亮,好做你家新姑爷。对不起,我来中间把媒做,更改没有半毫分。小姐你格答应,你答应顶好,不答应你不要对我相,相啊相,我拿刀替你开片;你眼睛对我挤啊挤,我拿刀走你鼻子尖划到脚底。”拿刀对小姐脸上一映,你说格小姑娘看见个宝刀么命总吓啦得:“啊呀,将军啊!答应格答应格。”“啊,既是答应,我问问你看,今年几岁了?”“我二九十八岁。”“你几时生日?”“八月十三卯时降生。”“好,拿年庚帖子写出来,小姐我知会你,明朝上公堂上审理出来,你要承认沿小终身许配王志良,你如果不承认个句话,我来无影去无踪,我半夜里要拿你格骷髅头偷走格,少陪了。”脚一踮,一阵风,影迹无踪。小姐一想:“啊哟喂,这个老朋友当真来无影去无踪。”再讲叶子岚回到招商店对阿福说:妥了呱,“要得官司赢,只要心不平。耳闻巡按大人到了南京了,明朝到巡按大人辕门去告状,就说王志良沿小交南京制台赵建家女儿赵月娥订下终身,还有舅舅做媒人,舅舅就是我,我就是王志良家二舅舅,我叫尹侠金,就说南京制台赵建嫌王志良穷,赖亲不嫁,反而害王志良偷宝贝,拿他逼打成招。你告他,我来帮你写状纸。”

叶子岚文武全才,跟手磨磨大阁香,羊毫掭掭尖,思量思量,一刻工夫状子就写完。上写:具状人江苏省镇江府丹徒县暴头村人氏,姓周名阿福,为控告南京制台赵建嫌贫爱富,赖亲不嫁,反害人命,含冤负屈等情一案。吏部天官府二公子王志良,从小与南京制台赵建之女赵月娥订下终身,二舅舅尹侠金从中为媒作证,永无改悔,再无异说。不料那一天王志良到制台府投亲,南京制台赵建嫌贫爱富,赖亲不嫁,反害王志良私盗国宝《白鹤宝图》。王志良逼打成招关入监牢,六十天杀罪,冤沉大海。请大人笔下超生,草民阿福拈香上禀,某年某月某日某时。

啊喂,写了蛮扎实格,明朝定心去。一到第二天,周阿福拿了格状子,走到巡按大人辕门口,双膝对下一跪,拿状子对额骨头上一顶,“冤枉冤枉哦,

总说没得冤枉事,这件冤枉海能深。”

守门官报,报于巡按大人王志强知道。王志强坐堂,三班衙役帮忙,分站两旁,吩咐将告状之人带上公堂。肇拿阿福带上公堂,阿福双膝跪下,大人连连口内称:“大人,冤枉啊。”随手拿状纸呈上去。王志强看状纸了,格王志强拿状纸上上下下看完成,暗里下笑得肚里疼。王志强就想了:这张状纸完全说昏话,也说我家兄弟王志良,从小与南京制台赵建家女儿订下终身,我做哥哥格怎点总不晓得,也有二舅舅尹侠金做媒人,我统统只该一个大舅舅,到哪块来格歪骚头二舅舅格,完全说昏话。但是王志强又想,要救我家兄弟呀,我也绷帐陪他说混帐话了,不呢救不到兄弟,吩咐拿媒人带上公堂。叶子岚来到公堂,叶子岚他是强盗胆大,“大人,我就是王志良家二舅舅,我帮做媒人格。喏,年庚帖子也来堂。”肇拿南京制台赵建带到。格么,赵建没得这回事,他哪肯承认哎?不承认,又吩咐拿赵月娥带上公堂。赵月娥双膝来跪下,大人连连口内称,巡按大人王志强对他一看,小伙子不错,做我弟

媳妇倒也差不多。“下跪者是不是赵月娥？”“正是。”“你是不是南京制台赵建家女儿？”“不错。”“你是不是沿小终身许配王志良？”赵月娥本来想赖格，但是叶子岚站了旁半间，喉咙口一咳，脚一跺，拿眼睛对她一瞪，小姐一吓，命总没得，如果不答应，他夜里要偷我格头格，绷帐答应。“大人，我沿小终身是许配王志良。”王志强拍动惊堂木：“大胆赵建，你女儿总承认了格。嘿，你身为朝廷命官，知法犯法，本来犯法，拿你背出去杀，但是，姑念你没有造下恶果。”什么叫恶果啊？“因为王志良不曾法场开刀，饶你一命，你拿王志良带家去，要烧顶好的东西把他吃，如果王志良饿瘦啦一两，你南京制台赵建想总不要想。”

南京制台赵建拿王志良带上制台府，天天烧好东西把他吃，王志良要是不吃，南京制台赵建恨不得要跪他面前，细老子啊，你吃嘎，饿瘦了我不得过身。

不讲王志良来制台府享福，再讲大公子王志强拿叶子岚带到密室，拿门一关一栓：“呸，你格冤家，你对我望望看，你晓我是哪个？我是天官府大公子王志强，我家只该一个大舅舅，到哪块来你格歪骚头二舅舅格？究竟姓甚名谁，速速从实招来。”叶子岚一听，不得了了呱，说不到个谎了哇：“大人，我不是你家歪骚头舅舅，我是强盗，我叫叶子岚。”怎念怎念怎念，统通告诉王志强。王志强一听：啊呀，叶子岚虽然做强盗，倒是好强盗，劫富济贫，而且偷宝贝偷金子偷银子，救了我家母亲，救了我的妻子，现在又说昏话告状做媒人，又救了我家兄弟，倒是我的恩公。王志强双膝来跪下，恩公连连口内称：“恩公，我愿意交你结拜弟兄。”叶子岚说：“大人万万不能，你是当朝巡按大人，我是强盗，做强盗格哪好交你做官格结拜弟兄。”王志强说：“可以格，你不要当做官总是好人，也有瘟赃官贪赃官，比强盗坏到几百倍，你是好强盗，你做强盗是为了平民百姓，我是清正官，我做官也是为平民百姓。我们虽然一个做官一个做强盗，但我们目的总是一样格。”“好，结拜弟兄。”肇两人跪下来拜了八拜。

结拜弟兄人两个，胜如同胞一母生。

一排年龄，叶子岚年长为兄，王志强为弟，而且周阿福拜叶子岚做师傅，跟他学得做强盗，不做坏强盗哇，做好强盗。叶子岚又对王志强说：“兄弟，俗话说得好，先有国后有家，先公后才能私，现在你丹徒县太平，你家发得财，当务之急要寻找十万兵马交领兵元帅，应该国家大事为重。”王志强佩服：“哥哥，你虽然是强盗，你比我们做大官格站得高看得远。哥哥说得在理，小弟一面依你。”派出长探短探，明探暗探，一探探到了格，十万兵马上了天嵩高山。肇王志强带兵，

兵马队队动身走，天嵩山面前呈。

离天嵩高山十里之遥，安营扎寨。叶子岚说：“兄弟，等哥哥我坐夜到高山捉两个喽啰兵来，把你一审，就晓得内情。”“哥哥，说得在理，一面依你。”一到半夜，叶子岚动身，走树叶子高头跑，施展陆地飞行之法，来到天嵩山，弄两个喽罗兵对麻袋肚里一灌，不问细啊大，叶子岚一手夹肘里夹一个，一来来到中军帐。“兄弟哎，喽啰兵捉得来格。”王志强说：“来哪里？”叶子岚说：“来麻袋里咧。”背住麻袋底一倒，两个喽啰兵吓得心惊肉跳，喽罗兵双双来跪下，大人连连口内称。王志强说：“喽兵，不必害怕，我来问你们，皇上十万兵马是不是上了天嵩山？”喽兵说：“是的，是的。”“领兵元帅是不是小奸党葛云飞？”喽啰兵说：“不是的，不是的。葛云飞老早被我家女大王甘赛花杀啦得，这一个领兵元帅是我家女大王甘赛花她女扮男装，扮做奸党小外甥，骗得来格兵马。”王志强一听：“呀，原来是甘赛花小姐。

甘赛花不是别一个，是我的干妹妹女千金。”

随手写一封书信交把喽啰兵，带上天嵩高山，交把女大王甘赛花。甘赛花小姐拿书信一看：“啊哟，我的干哥哥王志强到了。”带领喽啰兵敲锣打鼓，下山迎接干哥哥王志强。

见见到王志强，甘赛花走到前间忙行礼，干哥哥连连口内称，叫声干哥哥：“总以为我们兄妹两个，

今生今世再会不到哦，哪晓得干兄妹如今又相逢。

干哥哥，可怜我父母双亲被奸党陷害，满门抄斩死了，委该冤枉很，到何年何月我好把冤伸？”王志强说：“干妹妹，你不必悲泪，愚兄这里有一计，你还是用女扮男装，扮做奸党小外甥，拿老奸党交外国人订格合约放了袋袋里，我们上八宝金殿，以合约为硬证。

当皇天子奏一本，好将奸党送残生。”

甘赛花说：“干哥哥说得在理，小妹依你。”肇甘赛花女扮男装，跟随王志强路途催趱，非止一日。那一天赶到京都皇城，早朝王志强来到八宝金殿：“启奏万岁，微臣奉旨出京寻找十万兵马，兵马已经找到了格。兵马上了天嵩高山，而且领兵元帅已经带到皇城。”万岁说：“好，将他召到金殿。”甘赛花二十四拜俯伏金阶，拜见万岁。万岁拍动震山吼：“嘟，大胆葛云飞，你胆有天大，竟敢不遵皇命，不带兵征剿东辽，为何将兵马带上天嵩高山？你知罪不知罪？”

甘赛花听见这一声，冤枉喊了不绝声，

叫声：“万岁呀，

我不是奸党葛云飞，我是女扮男装甘赛花女千金。

万岁，老贼史泊私通边邦外国，坑害中原。如果万岁不相信，一份合约做证明。”她拿格一份合约送上龙书案，万岁拿合约一看，铁证如山，将史泊召到金殿：“大胆史泊，你胆倒不小，竟敢勾结边邦外国，谋国篡位！”史泊说：“万岁，我不曾私通边邦外国。”万岁：“呸，你还狡赖，这里有合约为凭证。”老贼史泊狡辩：“万岁，合约应该两份，现在只有一份，我不肯承认，要有两份合约才肯服罪。”王志强启奏万岁：“要二份合约并不难，只要等微臣带兵征剿东辽，拿东辽国打了服手服脚，再拿二份合约取家来，老奸党就无话可说。”万岁一听，果然相信：“王爱卿，讲得在理，孤家依你。”传下圣旨，拿老奸党史泊打入天牢坐罪。

王志强前来听封赠，征东元帅你当身。

“你要带多少兵马？”王志强启奏万岁：“兵在精不在多，十万兵马足够。”“你要哪些将军保你前往？”王志强启奏万岁：“我只要几个好朋友保我同去。第一是我的干哥哥叶子岚，第二是我的干妹子甘赛花，还有周阿福，他们三人保我同去足够了。”万岁一听，果然相信，将叶子岚、甘赛花、周阿福召到金殿，万岁开口封了：

叶子岚前来听封赠，开路先锋你当身。

甘赛花小姐听封赠，总军参谋你当身。

周阿福前来听封赠，解粮官之职你当身。

肇王志强辞皇别驾，择过吉日，御校场之上三牲祭礼，祭过帅旗，发鼓三通，放炮三响，噶愣登。

顿升三个狼烟炮，十万兵马出皇城。

马下兵，马上将，川流不息，

狼烟炮，一声响，地动神惊。

格些兵士总穿金盔金甲、银盔银甲、铜盔铜甲、铁盔铁甲、漆黑抹塌，像锅底菩萨。前后护心镜，炮火轰不进。马点山东胭脂桃花马、金鬃马、银鬃马、白龙驹、铁盖骊，五马齐全。又点鸡嘴枪、鸭嘴枪，金箍枪、银箍枪，梅花连缨枪、八宝驼龙枪，枪放寒光。旗分五色旗，飞龙旗、飞凤旗、飞虎旗、飞彪旗、飞豹旗。三十六天罡旗，七十二地煞旗，还有一对大门旗，大门旗上写对联二副。

一幅写：一竿枪，枪震天下惊敌胆；胯下马，马驰疆场灭群顽。

一幅写：征东辽，兵精将勇奇功建；保大明，明朝江山万万年。

还有一个三军大堂旗，上写斗大的“王”字，飘飘扬扬。

王志强带兵去出征，小兵小将随身跟。

兵将听号令，放炮如同响雷阵。

大公子挂了帅，小兵小将随身带。

临阵不换将，各带个滚龙牌。

大刀手，跨上马，手执大刀把口夸。

若与番兵来交战，杀他人头滚西瓜。

马叉手，跨上马，手提马叉说大话。

若与番兵来对敌，当头盖面一马叉。

老兵对少将，少兵对老将。

盾牌对鸟枪，刀对刀来枪对枪，杀他个番兵见阎王。

兵马队队如潮水，沙灰绞到九霄云。一路之上，军纪严明，秋毫无犯，那日里，来到东山关安营扎寨。大元帅王志强传下将令：“众位将军，将免战牌摘去，明天四更造饭，五更进兵。”一到第二天四更天用过早饭，大公子王志强戎装结束，头戴三叉帅字盔，身穿锁子黄金铠，外罩飞云袍，脚蹬虎头靴。

座下一匹龙驹马，一支钢枪紧随身。

放炮三声，噶楞登登，大开关门，带领三军冲出东山关，沙场排开一字长蛇阵。中原国兵马一到，番邦国小兵就报，报与东辽国元帅乌里黑知道。乌里黑一听，气了啊呀啊呀暴叫：“呀呀呀，气死本帅，待本帅备马抬刀。”乌里黑戎装结束，头插雉子毛，身穿虎皮大战袍，座下一匹青鬃马，随身带一把板门刀。也是放炮三声，噶楞登登。大开营门，带领番兵番将冲出营盘，沙场摆开阵势。二龙出水，射住阵脚。乌里黑出马，王志强对他一看，吓得浑身放汗，只见这个外国人身高一丈开外，头像笆斗，腰像箩口，手膀子像辘轴，牙齿像板凿，青面獠牙，血盆大口，眉毛对上卷，眼睛像渥闪，一把大刀像小门板，锋毛丝快。王志强想：呀！总说我王志强长了高，够不到这个外国人格腰。但是王志强又想，我不能怕他哇，我是三军主帅，我一怕，大家怕，今朝这个仗不打就自败。嘿嘿，骑在虎背，怎能不行。王志强强装镇定，啪楞点钢枪交于左手，右手执指一指：“呔，大胆番贼，胆有天大，竟敢无故带兵进犯我大邦天朝，现在本帅天兵到此，还不快快下马受降。

若有半字来不肯，把你送进枉死城。”

乌里黑冷笑一声：“嘿嘿嘿嘿，把你中原小蛮子胎毛未褪，乳臭未干，口出狂言。放马过来，我们来格斗格斗，试试哪个老子本事好丑？”

二人说话呛呛响，脸嘴一变就动刀枪。

乌里黑用板门刀，王志强用点钢枪。大战交锋二十回合，乌里黑越杀越有力，王志强久战少精神，只杀得王志强只有招架之功，没得还手之力。王志强一想：“不得了，我要吃败仗了。我不能吃败仗，我是三军主帅，我一吃败仗要涣散军心。再一个今朝交外国人交战，是头一仗，头仗是关键性的一仗。头仗胜，仗仗胜，头仗败，仗仗败，今朝只能打胜仗，不能打败仗。但我打不过他，如何是好？”王志强一想：罢了，我不能力敌，我要智取，我用我格回马枪结果他的性命。王志强主意已定，打马就逃。乌里黑：“你格小蛮子，你对哪里逃？

你要溜到天边去，我要追到你格九霄云。

你要逃到东洋海，我要追到你水晶宫。”

乌里黑打马加鞭紧追不舍，哪晓王志强有意拿马放慢了，所以乌里黑交他追了马头接马尾，乌里黑拿个板门大刀拎起来，像打呼榔头，来了一个拦腰斩玉带。

众位，这把大刀像小门板，锋毛丝快，不要讲挨它砍到，一碰就是两段，但是，王志强眼观六路，耳听八方，耳听脑后刀风一到，跟手来个马上金板过铁桥。何谓马上金板铁过桥？仰面朝天对马鞍子高头一困，呼，好危险，板门刀走他鼻子尖高头劈过去，鼻头高头汗毛光拉不少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王志强走马高头做起来，回马一枪。

众位，这回马枪是王志强的绝招，快如闪电，猛如蛟龙出水，前把一抬，后把一掀，扑楞，扑楞，枪花小盘篮能大。啊哟，乌里黑眼睛发花了，眼睛头有几千支枪头晃动，就不晓用刀去挡，就被王志强啪起来一枪。王志强格一枪，就叫回马枪，走他颈脖子戳进去。王志强格枪全长一丈八尺，枪刃一尺八寸，像小宝剑，枪头子四指宽，像鸭舌头，有两路血槽，走乌里黑颈脖子里一戳，血走两路血槽濶出来。

乌里黑跟手栽下马，搔搔大腿上西天。

辽国军师魔里牙出马。魔里牙是妖道，头戴道帽，身穿道袍，脚蹬道靴，座下一只梅花鹿，叉条杖一根紧随身。何谓叉条杖？实际上就是一根棍子。在一般人手里叫棍子，在和尚道士手里就叫叉条杖，叫法不一样，实际上就是一根棍子。再交王志强交锋，只战十个回合，战啊战，妖道战了糊头泼脑冒臭汗，只有招架之功，没得还手之力。妖道一想：小蛮子厉害，元帅总被他打杀得格，没许多力气打，放宝贝。

念起真言咒，五毒珠放了下凡尘。

王志强一偏，五毒珠中了左肩。跟手肩膀发麻，眼睛发花，头肚里发昏。可怜哦：

大元帅跟手栽到尘埃地，神木不知半毫分。

开路先锋叶子岚、总军参谋甘赛花，二马齐出，舍死忘生，拼死拼命，拿大元帅王志强救到中军帐，请随军郎中替他看伤。随军郎中拿脉一搭，“啊哟，不得了呱，大元帅中了五毒，没得药吃。”只见肩膀冒黑血，嘴里吐白沫，二目紧闭，牙关骨紧咬。“不好了哇，肇等到七天七夜整，要化做脓血丧残生。”

哪晓王志强命里不该死，惊动仙神下凡尘。

太白金星掐指一算，王志强有难，王志强是天空安国星宿临凡，将来大富大贵，国家栋梁之材，我不搭救，何人搭救？一阵仙风来到东山关，按落云头，摇身一抖，变做外路郎中模样，肩背药包，手拿过头串铃，走到营门口拿串铃摇起来：“家住山西，祖传是个名医，后来搬到山东，俺是郎中，杨梅结毒，疔疮、瘤毒，人死七天我都会号脉。”守营官听见格，报到中军帐，“先锋官，外面有外路郎中本事好，他说人死啦得七天也会号脉，请他来帮元帅看看。”叶子岚一听，不要问，死马当活马医，拿他请进来。他不是郎中啊！仙人，拿脉一搭，拿出一粒金丹。格粒金丹多大？将古比今，就相当于现在格铁子豌差不多，半粒红格半粒青格，拿半粒红格切下来研细了，敷了王志强格伤口上，半粒青格弄温开水冲开来，弄调羹舀仙丹水对王志强嘴里灌。这仙人格仙丹水灵哟，王志强喝到一口汤，眼睛有点光，喝到两口汤，腰里硬梆梆。

喝到三口四口汤，轻轻说话响琅琅。

疤结盖，好了不晓多快。王志强还阳打转，口称：“郎中先生，多谢你医术高明，妙手回春，待本帅毛病看好，你功高一等，等本帅征东胜利打转，我来到八宝金殿。

当皇天子报一本，你高官禄位坐衙门。”

太白金星：“提到做官我不贪。”“你格要发财？”“提到发财，我不来，少陪了。”说走一阵仙风，站到虚空，现出原身，就是还变做太白金星格法身，对云端一站，口中叫喊：“王志强，王志强，你听清，吾不是郎中先生，吾乃太白金星下凡尘。我来指点你，要破五毒珠，只有《白鹤宝图》能破。切记切记，莫要忘记，吾乃去也。”一阵仙风，影迹无踪。王志强一听：“啊哟，原来是仙人哦。”肇随手吩咐叶子岚带了书信，要到南京城借《白鹤宝图》。

叶子嵒带了书信，辞别元帅，迈开飞毛腿。

蹦纵如飞动身走，赶到南京一座城。

天下第一剑客叶子嵒，赶到南京城，太阳要落山了。叶子嵒就想：夜里不见客，一定要等到明朝天亮，这遭要慢慢通报，要见礼，要说客气话，这多麻烦啊。“呸，我是强盗，偷东西老本行，我不如坐夜去偷，省用说上许多麻烦话。”肇叶子嵒他是强盗哦，本事好，不费吹灰之力，就拿《白鹤宝图》盗到手。

带了宝图连夜走，东山关到面前呈。

叶子嵒回到东山关，大元帅王志强正好升帐点卯。众位，何谓点卯呀？将古比今，就相当于现在格点名啊，过去叫点卯。叶子嵒到了格，单腿点地：“元帅，末将奉你将令，已经到南京制台家拿《白鹤宝图》借了打转。”元帅说：“哥哥啊，你坐夜去借嘎？”“我原坐夜借格呢，你懂格呢。不要问借哇偷了喂，只要有就好了。”大元帅王志强开口：“众位将军，本帅毛病才好，不便出战，哪一位将军代本帅出战？”话言未了，甘赛花单腿点地，口称元帅：“末将愿意出战。”“好，干妹妹，既然愿意出战，本帅拿《白鹤宝图》交把你。”肇拿《白鹤宝图》交把甘赛花，甘赛花戎装扎束。

甘赛花，在营帐，忙忙打扮，  
雉子毛，插两根，杀气腾腾。  
戴一顶，金凤冠，金光耀眼，  
穿一件，对面襟，铜镜捂心。  
系一条，百褶裙，威风八面，  
穿一双，凤头鞋，铁底铜身。

坐一匹胭脂桃花马，梨花枪一根紧随身。带一把雕弓如秋月，狼牙箭插几根内放雕翎。还带一个豹皮囊，《白鹤宝图》带了紧随身。放马过去，来到沙场，与妖道大战交锋。二人只战十个回合，妖道一想：没许多力气交你打，放宝贝。

默默念起真言咒，五毒珠放了飞出身。

甘赛花看见五毒珠，跟手拿《白鹤宝图》拿出来一开，只见一只白鹤翩翩起飞，走图高头飞出来，拿长嘴一啄，就啄住个五毒珠，翅膀一蓬，腿一伸，掠起凤翅飞动身。

云里走来雾里奔，东洋大海面前呈。

白鹤飞到东洋海上空嘴一张，啪的托，五毒珠对海里一落，玉皇大帝端坐灵霄宝殿，抓把香灰对东洋海一撒，喝声道：“长。”

一个长字不非轻，留下暗礁到如今。

再讲白鹤飞了返回东山关战场上空，来妖道头上转三个螺螺，拿长嘴对妖道脑壳子上一啄，“扑托”，妖道说：“呀，痛死吾也。”走梅花鹿高头对下一栽，妖道就地三个滚，冤家跟手就现原身，一望，是一条大蟒蛇。鹤是蛇的克星，鹤最欢喜吃蛇肉，鹤翅膀一拍，对下一落，拿脚爪抓住格蛇，弄长嘴壳托壳托拿蛇肉通通都吃啦得。回头这一只白鹤飞了对图高头一歇，啊咿喂，这张图更加光彩夺目。肇大队兵马打过去，拿外国人杀得尸横遍野，血流成河，喊爹叫娘，乘胜追击，一打打到东辽国京城，拿东辽国京城里三层外三层，四面围困紧腾腾。

刀枪摆了密层层，水滴不漏半毫分。

东辽狼主害怕了，派他左殿丞相出来求和，答应年年进贡，岁岁来朝，写了降书顺表，又拿一份与老奸党的合约也交出来。大元帅王志强得到这份合约，得到降书降表，传下将令，班师回朝。打起逍遙鼓唱起得胜歌，

兵马队队动身走，回转京都帝皇城。

一到皇城兵马屯扎，刀归刀房，枪归枪房，马归马房，兵归号房。早朝，王志强带众将士上殿见驾，一步三拜，三步九拜，二十四拜，

慢慢爬上了金銮殿，山呼万岁口内称。

王志强奏道：“微臣托万岁洪福，与众将同心协力，英勇善战，杀败东辽，得胜班师回朝。”随手又将东辽国的降书顺表和奸党与狼主的谋反合约献上。万岁哈哈大笑：“王爱卿，你征东有功，孤家封你一封：

王志强前来听封赠，忠孝王之职你当身。”

万岁发出圣旨，到丹徒县太平村吏部天官府，拿王志强格母亲尹氏太太、王志强格妻子丁梅香召到金殿。万岁加封：

尹氏太太听封赠，当朝一品太夫人。

万岁又想：丁梅香小姐割肉煎汤，孝顺婆母，是大孝之人。

丁梅香小姐听封赠，孝义夫人你当身。

万岁当殿为媒，拿甘赛花也配把大公子王志强。

甘赛花小姐听封赠，忠勇夫人你当身。

又拿王志良召到金殿，要封他官职。王志良启奏万岁：“无功不能受禄，我来写文章把你万岁看，你看看我格文才值得做几品官，就封几品官。”万岁说：“有理。”肇王志良拿文章写起来，万岁一看：“啊喂，这文章写了好，字字珠玑，句句锦绣，真是才高八斗，学富五车，安邦定国之才。

王志良前来听封赠，绿袍亚相你当身。”

王志良启奏万岁，我有两个好小姐，一个做代亲代到格——刘凤霞，一个是阴错阳差格赵月娥。万岁一听，果然相信，将刘凤霞、赵月娥召到金殿：

刘凤霞小姐听封赠，绿袍亚相正夫人。

赵月娥前来听封赠，绿袍亚相二夫人。

王志良启奏万岁：“还有几个好人？第一，管账先生王安，他不说谎害老鼠嗝。老早就要饿杀得；第二，杀猪匠周二，不通风报信么，我也没得命；第三，我的干儿子周阿福，他不送监饭，我要饿杀得来监牢里。”万岁一听，果然相信，将三人召到金殿。

王安前来听封赠，经济大臣你当身。

要封周二，周二手总摇断了：“万岁，三个钱买李子，哪不晓得哪底子。我从小父母穷，不曾开过蒙，从小不曾读书，只会杀杀猪，一字总不识。万岁啊，你封我把官做哇，千不能来万不能。”万岁说：“周爱卿，少要担心休要害怕，不识字也好做官，现成官。

周二前来听封赠，逍遥郎君你当身。”

周阿福前来听封赠，赤胆保主大忠诚。

叶子岚前来听封赠，九门提督你当身。

王志强启奏万岁，当初二月十九，我打死两个小奸党，救到二位小姐王玉霞、张秀珍。这回子，我征东打转，两位小姐也来接我格咧，我望望小伙子不错，而且不曾有门当户对，“万岁，我们来做媒，拿两位小姐配把叶子岚和周阿福。”万岁一听，果然相信，拿王玉霞、张秀珍召到金殿，万岁亲自为媒，将王玉霞配把叶子岚，张秀珍配把周阿福。万岁而且封她们一封：

王玉霞前来听封赠，九门提督正夫人。

张秀珍前来听封赠，保主忠诚正夫人。

肇又拿老奸党史泊、奸党史魁、奸党葛家，三家门统统满门抄斩，拿老贼史泊交把甘赛花。甘赛花拿老奸党带到山关，对肉丘坟面前一跪，请打磨匠用金钢钻走老奸党头顶心对

下钻，头顶心钻神仙进，神仙进里对下灌，拿起来一筑，活脱壳，皮是皮，肉是肉。

皮剥下来存稻草，把肉熬油点天灯。

五脏六肺撮到城头上，百鸟衔去当点心。

行好得好终身好，作恶不曾有好收成。

后来万岁天子吩咐国库发帑银，到湖南长沙造起了九门提督府，叶子岚回家荣宗祭祖，交王玉霞拜堂成亲。

又吩咐国库发帑银，到暴头村造起绿袍亚相府，造起保主忠诚府，这肇回家荣宗祭祖，周阿福交张秀珍拜堂成亲。

大、二公子回家荣宗祭祖，大公子王志强交丁梅香完聚，又交甘赛花拜堂成亲。二公子王志良交刘风霞、赵月娥重新拜堂。拜堂格天子，弄《白鹤宝图》挂在高厅上接受礼拜。后来王志良就想：不能怪十样景要买嘱人杀人，因为我拿他家小姐代得来格，冤家宜解不宜结，宰相肚里能撑船。王志良肚量大，说服一个漂亮梅香，拿这个漂亮梅香认做干妹子，亲自做媒，拿这个梅香送到十样景家，交莫恩拜堂成亲，两人做了姊舅道理。哪晓莫恩交这个梅香成婚配对，瘪稻春好米，回头养到一个漂亮儿子，还考中了状元。

后来有风流才子、有识之士把这苦中之苦，难中之难。

写出一部忠孝卷，万古流传到如今。

张东海 讲录  
吴根元 整理

